

「這奇異的旅程！」：

周瘦鵑的亞森羅蘋小說翻譯與民初上海

陳碩文

摘要

晚清翻譯小說種類繁多，其中，偵探小說尤受讀者歡迎。然而，相對於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故事在當時及現今學界所引起的關注，與柯南道爾（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 1859-1930）齊名的法國小說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 1864-1941）創造的亞森羅蘋（Arsène Lupin）故事，卻要直至1912年方於中國現身，且較少受到注意。

現代中國重要的通俗文學大家，同時也是著名編輯、譯者的周瘦鵑（1895-1968），自1914年起開始譯介亞森羅蘋故事，稱之為「法篋之王」，直至二、三〇年代，他更陸續翻譯了數十篇亞森羅蘋故事，稱道亞森羅蘋小說妙不可言，不但能當偵探小說讀，更可看作是武俠小說，並主導了《亞森羅蘋案全集》的推出，貢獻可謂最力。通過周瘦鵑的潤飾、改寫與翻譯，「紳士怪盜」（gentleman cambrioleur）亞森羅蘋旅行至中國，變身為「智勇雙全」的「義俠」，建構出獨特的俠盜想像。

2019/7/26 收稿，2019/8/29 審查通過，2019/10/23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洋洋大觀：上海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學家的創作、翻譯、跨界實踐中的世界圖景與摩登景觀」（MOST 107-2410-H-004-181-MY2）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本文得以完成，還要感謝兩名審查委員提出極具啟發性之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本文部分研究成果，曾以會議論文形式，分別在2019年文化研究年會、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的「作家·文本·詮釋——2019第二屆現代文學／民國文學圓桌論壇」宣讀，感謝鍾欣志教授、鄭怡庭教授及其他與會先進、學友的指正。黃雪蕾教授襄助借閱外文圖書，助理鄧觀傑同學協助整理、搜集資料，亦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 陳碩文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從法國到上海，從「劇盜」到「義俠」，周瘦鵑的亞森羅蘋翻譯小說融合了西方偵探小說及傳統俠義小說的元素，為當時的讀者營造出了一片都市江湖，洋溢著蘊含英雄兒女之情的家國想像。亞森羅蘋在近現代中國的奇異旅程，其特色與意涵，無疑值得從更全面的視野，通過細膩比對中、法、英譯本，加以爬梳分析，而這也是本文著力的目標。

關鍵詞：亞森羅蘋、周瘦鵑、偵探小說、翻譯文學、民初上海

“A Strange Voyage!”: Zhou Shoujuan’s Translations of Arsène Lupin Storie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Chen Shuo-wi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detective novels were popular in China—especially Sir Arthur Conan Doyle’s famous stories of Sherlock Holmes. Over the decade after these stori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number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tories about this famous British detective steadily increased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nspired Chinese writers to write their own detective novels.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tion of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has already attracted interest from many scholars. However, much less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gentleman-cambrioleur” (gentleman burglar) Arsène Lupin, and his adventures. These stories by the equally famous French novelist Maurice Leblanc were not introduced into China until 191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rsène Lupin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As a famous popular literature writer, editor, and translator, Zhou Shoujuan contributed the most in translating Arsène Lupin stories into Chinese at that time. Through Zhou’s adapt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s and characters, Arsène Lupin travelled throughout China. By transforming Arsène Lupin into a mercurial character, known as “Xia,” after an ancient Chinese warrior folk hero, Zhou created a unique fictional world for his reader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rough tran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close exami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Zhou Shoujuan shaped the image of Arsène Lupin from a burglar in France to a folk hero in Shanghai. It also examines how Zhou Shoujuan showed his cultural imagin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s; and demonstrates how his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represent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last section,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Arsène Lupin's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in modern China by carefully comparing the original French texts with their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Keywords: Arsène Lupin, Zhou Shoujuan, detective novels, novels in translatio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一、前言

「這奇異的旅程！」（“L'étrange voyage!”）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亞森羅蘋（Arsène Lupin）搭乘普羅旺斯號客輪，隱身於乘客中橫越大西洋，在一望無際的碧海藍天間如此喃喃自語。這是法國偵探小說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創造的第一篇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亞森羅蘋就捕〉（“L'Arrestation d'Arsène Lupin”）開頭，接下來的數十年，勒布朗欲罷不能地為這個迷人的角色創作出了 4 篇劇作、4 個長篇小說、數十篇短篇故事，在世界各地受到廣大迴響；也使亞森羅蘋成為和柯南道爾（Conan Doyle，1859-1930）筆下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齊名的小說人物。

有如怪盜乘著巨輪乘風破浪，浪跡天涯，亞森羅蘋故事也在 20 世紀初便遠渡重洋，旅行至東亞，來到中國。眾所周知晚清民初，西方偵探翻譯小說傳入中國，頗受到讀者熱烈歡迎。¹已有不少學者指出，中國讀者對於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情接受，實源自於對西人科學辦案、推理精神的推崇；²以及偵探小說令人耳目一新敘事模式的驚奇。³其中，尤以福爾摩斯偵探故事最受青睞。⁴早在 1886 年，張坤德便譯出了《福爾摩斯探案》（*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中的 4 個故事，於《時務報》連載，⁵接下來的 10 年間，福爾摩斯翻譯小說接連出現，迴響甚大。接續這份熱情，而後又有中國小說

¹ 阿英指出：「而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佔五百部上。」見阿英：《晚清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242。陳平原在書中則引用日本學者中村忠行的研究指出，偵探小說佔了當時翻譯小說總量的三分之一。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1。

² 晚清譯者將描述科學、法治辦案的偵探小說視為啟迪民智、改良群治的工具，而偵探憑藉聰明才智，破案建功，更為當時面對動亂社會的中國讀者提供了心理的安全感，也被視為是偵探翻譯小說獲得讀者青睞的一大原因。請見孔慧怡：〈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1896-1916）〉，收於孔慧怡：《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9-30。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收於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88-117。

³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42。

⁴ 學者指出，10 年間就有 25 個福爾摩斯故事的單行本出版。請參見〔日〕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頁 169、845。

⁵ 第一個連載故事始自《時務報》第 6 期〈英包探勘盜密約案〉（“The Naval Treaty”）。詳〔清〕汪康年、梁啟超編：《時務報》（臺北：華文書局，1967 年）。

家在自己的創作中，移植、轉化此一偵探形象，也吸引了不少關注。⁶然而，相對於福爾摩斯故事所引起的關心，⁷亞森羅蘋故事卻相對較少受到學界注意。⁸

亞森羅蘋雖然遲到，然其 20 世紀初的中國旅行樣貌為何？如何被闡釋與接受？亞森羅蘋故事渡海來到中國，發生了什麼轉變？又為何發生了這些轉變？怎麼婉曲地回應了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從法國巴黎來到中國上海，亞森羅蘋在民初中國的跨文化行旅，其形象及其文化意涵，無疑值得從更全面的視野，通過細膩比對，加以爬梳析論。

本文作為相關議題的初步探索，將從一個特定的譯者，也是民初翻譯最多亞森羅蘋故事的周瘦鵑（1895-1968）所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展開研究，除考察其翻譯經過與特色外，也將挖掘亞森羅蘋在現代中國的跨文化轉譯歷程背後之意涵，並陸續觸及相關的研究課題，以作為上述學術關懷的補述。

二、美好年代：亞森羅蘋緣起

1905 年起，勒布朗在雜誌《我都知道》（*Je Sais Tout*）上發表了他首篇的亞森羅蘋故事，其後陸續刊出的 8 篇短篇小說，收入首部亞森羅蘋短篇

⁶ 最出名的即程小青（1893-1976）塑造的「中國福爾摩斯：霍桑」。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可見於黃薇：〈溝通中西偵探小說的橋樑——程小青〉，《學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190-192；吳正毅：〈從福爾摩斯到霍桑——中國現代偵探小說的本土化過程及其特徵〉，《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08 年第 2 期，頁 48-51；King-fai Tam, “The Traditional Hero as Modern Detective: Huo Sa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in *The Post-Colonial Detective*, ed. Ed Christian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2001), pp. 140-158；范伯群：《中國偵探小說宗匠程小青》（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年）；盧潤祥：《神秘的偵探世界——程小青孫紅小說藝術談》（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年）；姜維楓：《近現代偵探小說家程小青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等。另還有不少學位論文以程小青為題，如：賴奕倫：《程小青偵探小說中的上海文化圖景》（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⁷ 相關研究甚多，最具啟發性的當屬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論》2004 年第 2 期，頁 8-15。細緻的個案比較，則可見於鄭怡庭：〈「歸化」還是「異化」？——*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三部清末民初中譯本研究〉，《師大學報：語言文學類》第 61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71-92。

⁸ 目前所見，以亞森羅蘋翻譯小說為主的，僅有幾篇單篇論文。請見石娟：〈從「劇賊」、「俠盜」到「義俠」——亞森羅蘋在中國的接受〉，《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4 年第 4 期，頁 22-26。李志銘：〈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閑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140 期（2010 年 8 月），頁 20-27。

小說集《亞森羅蘋：怪盜紳士》(*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1907)。已有學者指出，亞森羅蘋的出現可以說是當時席捲法國的「福爾摩斯熱」(Sherlockmania)的反響之一。⁹《我都知道》的創辦人皮耶·拉菲特(Pierre Lafitte, 1872-1938)有鑑於這位來自大不列顛的英國偵探故事在法國的暢銷，¹⁰為推廣自己的雜誌，便商請勒布朗創造出一個亦與各種奇怪案件連結在一起的怪傑，並以這樣的宣傳詞為亞森羅蘋故事打廣告：「出名的亞森羅蘋，神祕的怪盜，他的英勇事蹟已經變成數月來的報紙故事的主題，他是一個有千種面貌的人……，羅蘋的創作者很享受這份成為法國對柯南道爾回答的光榮。」¹¹亞森羅蘋系列故事《奇巖城》(*L'Aiguille creuse*)推出時，雜誌更以勒布朗是法國的柯南道爾來稱呼之。¹²如同柯南道爾，曾就讀法律學校的勒布朗，一直立志成為一個嚴肅的文學作家，創造出亞森羅蘋故事的時候他已經41歲。儘管勒布朗將亞森羅蘋故事視為無心插柳的嘗試，¹³然而他所創造的亞森羅蘋獨具魅力，亦正亦邪的怪盜角色擊中了當時讀者關心犯罪案件與社會貧富、階級問題的心理，在報刊市場蓬勃發展的19、20世紀之交，短短幾年間便受到廣大歡迎，¹⁴反成為他的代表作。

勒布朗創作出亞森羅蘋「怪盜紳士」此一人物的靈感來源可謂眾說紛紛。有法國「偵探之王」之稱，身兼易容變裝的罪犯與破解犯罪偵探的維克多(Eugene Francois Vidocq, 1775-1857)之傳奇生平及其回憶錄——被視為是後來愛倫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短篇小說中偵探杜賓(Auguste Dupin)、加柏里歐(Émile Gaboriau, 1832-1873)創作的勒考克警長(Monsieur Lecoq)探案故事的人物原型——可能是亞森羅蘋人物形象

⁹ David Drake, "Crime Fiction at the Time of the Exhibition: the Case of Sherlock Holmes and Arsène Lupin," *Synergies Royaume-Uni et Irlande* 2 (2009): 108.

¹⁰ 早在推出亞森羅蘋探案前，該刊已經刊登過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故事。

¹¹ Robert Bonaccorsi et Jean-Luc Buard, "Voici des L !: Lafitte, Leblanc, Lupin ou Pierre Lafitte, l'éditeur d'Arsène Lupin et de Maurice Leblanc," *Les Nombreuses vies d'Arsène Lupin* (Montélimar: Les Moutons, 2005), p. 227.

¹² Jacques Derouard,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malgré lui* (Paris: Séguier, 1989), p. 163.

¹³ Maurice Leblanc, "Qui est Arsène Lupin ?" *Le Petit Var*, November 11, 1933.

¹⁴ 許多關注西方偵探小說發展的學者已經指出，早在19世紀中後期，偵探(或警探)小說已略見雛形，並開始在報刊上連載，此與都市文化的成熟、報刊出版的發展、民眾的工作型態與識字率的普及等因素息息相關。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 43. Daniel Fondanèche, *Le roman policier* (Paris: Ellipses, 2000), pp. 5-12.

來源之一，尤其勒布朗曾多次提及他對加柏里歐、愛倫坡故事的鍾愛。¹⁵此外，同時期在英國，除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的犯罪小說，以及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警探貝克特（Inspector Bucket）故事外，柯南道爾的連襟洪納（E. W. Hornung，1866-1921）所創作出的業餘神偷偵探萊佛士（A. J. Raffles）故事（*Raffles, the Amateur Cracksman*），¹⁶也時常被人與亞森羅蘋相提並論。無獨有偶，亞森羅蘋的怪盜形象，還常使人聯想到一位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即出名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賈克柏（Alexandre ‘Marius’ Jacob，1879-1954），他是幫派「夜間勞動者」（*Travailleurs de la nuit*）的老大，他穿著大衣，戴著帽子，開著汽車，穿梭在城市中，因宣稱自己從不殺人，並只偷盜不義之財以用於無政府主義活動，被稱為「紳士怪盜」（gentleman cambrioleur）。

「紳士怪盜」所活躍的 19、20 世紀之交，是法國經濟、科技之發展，如同國際情勢一般，表面上和平繁榮，實則暗潮洶湧，而貧富差距急速拉大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紳士怪盜」劫富濟貧的形象廣受矚目，某種程度反映出了上述特定的時代環境和社會困境。¹⁷勒布朗筆下的亞森羅蘋專門偷盜為富不仁的富翁和貴族，對藝術和美充滿品味，並對一般人充滿同情心，是一個具有人情味的角色，¹⁸因此引起許多讀者的共鳴。此外，勒布朗更著意刻畫亞森羅蘋的不羈、時髦的形象，此可通過勒布朗將此角與福爾摩斯對比處看出。¹⁹福爾摩斯被勒布朗描述成一個相對於亞森羅蘋，像個一般的公務員，沒有任何的神祕之處的角色。²⁰而且相較於福爾摩斯，

¹⁵ Maurice Leblanc, “Qui est Arsène Lupin ?”

¹⁶ Daniel Fondanèche, *Le roman policier*, p. 29.

¹⁷ 學者指出，那是一個人人對安那其主義（Anarchism）感興趣的時刻，也是一個作家反覆思考如何突破僵化的文學潮流的環境。請見 Dorothee Henry, *Arsène Lupin & Cie: Les gentlemen cambrioleurs* (Turquant: L' Apart édition, 2012), p. 27; Jacques Derouard, *Le monde d'Arsène Lupin* (Amiens: Encrag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3), p. 8。

¹⁸ Andr-François Ruaud, *Les nombreuses vies d'Arsène Lupin* (Lyon: Moutons électriques, 2005), p. 183.

¹⁹ 勒布朗在 1908 年開始便把福爾摩斯寫進他的小說中，首可見於〈遲到的福爾摩斯〉（“Herlock Sholmès arrive trop tard”）。後來因為柯南道爾不滿，勒布朗遂把小說主角的名字改成「Herlock Sholmès」。這個角色在勒布朗的亞森羅蘋小說中反覆出現，包括了最著名的《怪盜與名偵探》（*Arsène Lupin contre Herlock Sholmès*），原作於 1908 年出版。

²⁰ 「福爾摩斯是一個普通人，……人們每天會遇見的那種。他大概五十歲左右，看起來像一個實在的布爾喬亞階級，每天把時間花在坐在桌子後面計算。無法把他和其他任何誠

活躍在 20 世紀初期的亞森羅蘋顯得更為「現代」，他移動的速度更快，總是乘坐汽車、電梯；小說中也出現了更多科技發明。²¹此外，亞森羅蘋的故事裡總少不了與美人的情感糾葛，相比來說，亞森羅蘋更像是一個「現代化」了的騎士。²²且亞森羅蘋雖如同福爾摩斯般熱愛解謎，不過他時常被捲入連自己都不太清楚的狀況，歷險歸來後，總能得到一筆財富（或抱得美人歸），小說融合冒險、尋寶、愛情等元素，在在都令讀者讀得欲罷不能。

當然，羅蘋和福爾摩斯這兩個人物也有微妙的雷同之處，兩人一樣喜歡嘲弄警方，且儘管他們時常調侃公權力執行不彰，亞森羅蘋更時常觸犯法條，然而當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捲入涉及政治、國際情勢間的案件時，都以國家福祉為首要考量。在亞森羅蘋系列小說中，羅蘋甚至將自己和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相提並論；而在長篇小說《八一三》（813）的故事情節中，更可以從中窺見德、法兩國在歐洲的美好年代如何以外交協商、合縱連橫的手段維持國際間表面和平的暗影；到了戰爭時期，亞森羅蘋更直接登上戰場，成為提點法軍作戰致勝的關鍵人物。²³也就是說，作為一部備受歡迎的連載小說，除了娛樂消閒之外，亞森羅蘋故事其實隱含著更多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的內涵，也在過去的警探小說基礎上有所創新，而這也正是亞森羅蘋小說自一推出便深入人心，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

這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當他旅行到了上海以後，又是怎麼樣被理解的呢？亞森羅蘋故事如何通過翻譯，折射了一時一地的文化脈絡，而產生了另一層不一樣（或一樣）的詮釋可能？這就是本文接下去要繼續探討的。下文中，我將以民初翻譯亞森羅蘋故事數量最多的周瘦鵑為主要

實的倫敦市民區分開來……。」（筆者自譯）引自《金髮女子》（*La dame blonde*），收於 David Drake, "Crime Fiction at the Time of the Exhibition: the Case of Sherlock Holmes and Arsène Lupin," 110。

²¹ 如在第一篇的亞森羅蘋小說〈亞森羅蘋就捕〉中，無線電、柯達相機就是案情進展的關鍵。

²² Dorothée Henry, *Arsène Lupin & Cie: Les gentlemen cambrioleurs*, p. 21.

²³ Maurice Leblanc, *L'Éclat d'obus* (Paris: Pierre Laffite et C^{ie}, 1916). 這本小說集再版時，勒布朗讓羅蘋現身，成為提點男主角的關鍵角色。勒布朗自己也曾說過，戰爭使他筆下的羅蘋形象發生了一些變化，相較前期，羅蘋變得更為願意報效國家，誠實、勇敢。Maurice Leblanc, "Maurice Leblanc nous parle d'Arsène Lupin," *Gazette de Bayonne, de Biarritz et du Pays basque*, October 13, 1932.

考察對象，通過細讀比對，考察其翻譯特色，並解析其中的文化意涵，以作為對上述觀察的回應。

三、亞森羅蘋小說在中國的譯介與周瘦鵑

福爾摩斯小說中文譯本早在 1886 年便登上報刊版面，亞森羅蘋的中文翻譯則直至 1910 年代才出現，不過相較原作出版的時間，羅蘋的跨海旅行實際上並沒有延遲太久，甚至可以稱得上相當即時。

查閱報刊資料，我們會發現亞森羅蘋故事在中國的第一個翻譯版本，乃於 1912 年刊登於《小說時報》的〈福爾摩斯之勁敵〉。²⁴接著包天笑（1876-1973）翻譯了《大宝窟王》，在 1913 年初開始於《時報》上連載，²⁵單行本則於 1916 年出版，原作是亞森羅蘋系列作中的名篇《奇巖城》（*L'Aiguille creuse*），而包天笑所據譯本，經我考察，應是日人三津木春影（1881-1915）翻案的《大宝窟王》。²⁶繼包天笑之後，周瘦鵑也在 1914 年起，於《時報》上開始連載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之一的〈祛篋之王〉（*Arsène Lupin*）。²⁷自此之後，亞森羅蘋的短篇小說翻譯相繼問世；1918 年，單行本如《亞森羅蘋奇案》、《水晶瓶塞》也陸續上市，由中華書局出版。1925 年，大東書局推出了周瘦鵑主編的《亞森羅蘋案全集》，共收長篇 10 種，短篇 18 種，是為最初的亞森羅蘋探案全集。四〇年代，又有上海啟明、春明書局先後推出了《亞森羅蘋全集》、《亞森羅蘋俠盜案》。總的來說，1949 年之前，亞森羅蘋的中譯本有數十種之多。²⁸

²⁴ [法]勒布朗（Maurice Leblanc）著，心一譯：〈福爾摩斯之勁敵〉，《小說時報》第 15 號（1912 年 4 月），頁 1-10。

²⁵ 樽本照雄教授在《目錄》中將此書誤記為《大寶魔王》，儘管他指出了此作曾先在《時報》連載，但沒有登錄具體出版時間。〔日〕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頁 89。經查找，可確認該小說實乃連載於 1913 年。

²⁶ [法]勒布朗著，〔日〕三津木春影譯：《大宝窟王》前、後編（東京：中興館，1912、1913 年）。

²⁷ 周瘦鵑於 1914 年還在《禮拜六》（第 27、28 期）上翻譯了〈亞森羅蘋之勁敵〉一篇，故事雖以亞森羅蘋為題，但實為美國作家 Edith Mac Vane 於 1914 年的仿作，題名為 *The Radium Robbers: Maurice Leblanc's Arsène Lupin*。

²⁸ 學者指出，戰後臺灣所出版的亞森羅蘋全集，不乏參考前作重新發行者，請見賴慈芸：〈亦兒女，亦英雄的亞森羅蘋〉，參見：http://tysharon.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2.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2 月 20 日。

亞森羅蘋故事譯入中國初期，譯者所據底本皆不是法文原作，而以日譯本、英譯本為主，²⁹比方說周瘦鵑的翻譯多來自英文書刊，充分彰顯了20世紀初期全球通俗文化跨國流動的即時性和無遠弗屆。另外，如同在法國，受惠於上海1910年代中期起蓬勃發展的報刊市場，亞森羅蘋故事在中國首先也是以連載的形式躍上版面，分別連載於《時報》、《中華小說界》，而後又由中華書局、大東書局出版全集。亞森羅蘋小說中文翻譯的流通，折射出晚清民初上海蓬勃發展的都會文學環境與報刊出版市場的側影。此外，尤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目前報刊可見的資料，早在1910年，亞森羅蘋的第一個中文翻譯問世前，租界內的法國愛美劇社便曾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演出過《消失的王冠》一劇，³⁰可見得當時全球通俗文化的跨域流通不限於文本書籍的傳播，戲劇、電影亦扮演了重要角色；更說明了上海租界作為「文化接觸地帶」(contact zone environment)的作用。³¹

而在眾多民初亞森羅蘋故事的翻譯者中，誠如翻譯家周克希所記，周瘦鵑翻譯亞森羅蘋故事可謂最力。1914年起，周瘦鵑陸續譯出了二、三十種的亞森羅蘋小說，數量確為當時譯者之冠。1925年，他更主導、編譯了大東書局推出的《亞森羅蘋案全集》，再版多次，轟動一時。

周瘦鵑，江蘇人，筆名有泣紅、紫羅蘭盒主人等。周瘦鵑自中學時期便開始寫作，後任職於中華書局，二〇年代開始，更參與了多個中國現代文學重要報刊的編輯工作。他是晚清民初重要的通俗文學家，也是卓有貢獻的報刊編輯，此外，更是異國文學進入近現代中國的重要譯者。早在1919年以前，周瘦鵑便翻譯出版了一百多種異國文學作品。以往，其作品因其通俗性質而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然近年來，更多研究者重新肯定其文學事業的貢獻，並再次挖掘其翻譯、創作所扮演的傳遞溝通中西文化的重要角色。³²學者多指出，周瘦鵑的翻譯以言情小說為多，且喜翻譯短篇小說，

²⁹ [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1冊（上海：大東書局，1925年）凡例中亦說明若不得法文本，則以英文或日文本代替。

³⁰ 《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0年1月17日。感謝鍾欣志教授提點資料。

³¹ 學者談及晚清民初中國人新知識的普及及思維方式的轉型過程時，特別關注文化交會環境的媒合作用。請見〔德〕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鍾欣志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19。

³² 周瘦鵑生平資料的相關研究，請見魏紹昌、吳承惠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王智毅編：《周瘦鵑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其翻譯作品雅俗共賞，³³通常採用歸化、本地化異國符碼、譯註等方式，為中國讀者接受異域文本打下基礎。³⁴其翻譯、創作方式相當多元，為當時讀者理解或接受西方文學或文化，³⁵乃至於現代中國文學敘事模式的轉變，都帶來了可觀的影響。

不過，除言情小說外，周瘦鵑也是偵探小說的熱心讀者、譯者，曾參與翻譯中華書局於 1916 年出版的文言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後並再將之譯成白話版；³⁶同時期並展開亞森羅蘋故事的翻譯。偵探小說，尤其是福爾摩斯故事在晚清民初中國引起的熱潮，其原因不論是為「輸入文明」、³⁷傳遞新知、為中國文學「截長補短」等，³⁸都已引起學界關注。其中，李歐梵教授曾指出，福爾摩斯更在此刻成為一理想人物的化身，其理性辦案、實事求是，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偵探，寄託了譯者、讀者面對轉變中的中國社會的想像。³⁹一開始作為名偵探福爾摩斯的「勁敵」於上海灘出現的亞森羅蘋，⁴⁰則在正義化身的形象之外，更以其「怪盜」形象為人所識。因此，更讓人好奇的是，亞森羅蘋故事中結合解謎、冒險與愛情的情節，怎麼為此偵探話語，乃至於中國舊文學中「盜亦有道」的俠義小說傳統帶來突破？又涉及什麼樣的觀念轉變？如果說，當時的法國讀者閱讀「怪盜紳士」亞森羅蘋劫富濟貧、假扮變裝、遊走上流社會與底層生活之間，反映的是當時歐洲讀者對於當時貧富差距日益顯著的一戰前歐洲，平靜美好下

1993 年)。范伯群：〈周瘦鵑論〉，《中山大學學報》2010 年第 4 期，頁 36-52。

³³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435-441。

³⁴ Chen Jianhua, *A Myth of Violet: Zhou Shoujuan and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Shanghai, 1911-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 年）。李德超、鄧靜：〈近代翻譯文學史上不該遺忘的角落——鴛鴦蝴蝶派作家的翻譯活動及其影響〉，《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23-127。

³⁵ 潘少瑜：〈愛情如死之堅強——試論周瘦鵑早期翻譯哀情小說的美感特質與文化內涵〉，《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231-232；潘少瑜：〈想像西方：論周瘦鵑的「偽翻譯」小說〉，《編譯論叢》第 4 卷第 2 期（2011 年 9 月），頁 1-23。

³⁶ 1925 年，周瘦鵑又與大東書局合作，推出了白話版的《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與他翻譯的《亞森羅蘋案全集》一同推出。

³⁷ 周桂笙：《電術奇談·第二十三回回評》，《新小說》第 2 年第 5 號（1905 年 5 月），頁 245。

³⁸ 周桂笙：〈譯書交通公會試辦簡章·序〉，《月月小說》第 1 卷第 1 期（1906 年 9 月），頁 263。

³⁹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頁 8-15。

⁴⁰ 即心一於 1912 年發表的〈福爾摩斯之勁敵〉。

掩蓋的動亂不安所具有的惶懼心理，那麼亞森羅蘋來到民初上海，又是如何被當時讀者接受的呢？

事實上，翻閱亞森羅蘋中譯本，我們可以發現，亞森羅蘋旅行至中國初期，譯者反覆強調的，是其「劇盜」身分，並為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中受制於亞森羅蘋的福爾摩斯打抱不平。⁴¹然隨著時序演進，亞森羅蘋的形象逐漸有著轉變。1925年，當《亞森羅蘋案全集》出版時，周瘦鵑便稱道亞森羅蘋小說妙不可言，不但能當偵探小說讀，更可看作是武俠小說，強調其兼具智與勇的「俠義」精神。⁴²再版時，周瘦鵑請包天笑作序，包天笑更大讚亞森羅蘋而貶抑福爾摩斯：「福爾摩斯不過一偵探耳，技雖工，奴隸於不平等之法律，而專為資本家之獵狗，則轉不如亞森羅蘋以其熱腸俠骨，衝決網羅，剪除兇殘，使彼神奸巨惡，不能以法律自屏蔽之為愈也。」⁴³上海的啟明書局在1942年出版《亞森羅賓全集》，更宣傳亞森羅蘋「以一身兼為劇盜和偵探，是一個亦兒女、亦英雄，風流倜儻而任俠慷慨的人物……亞森羅賓的故事借劇盜而吐社會的不平，則比福爾摩斯徒為法律與資本家的鷹犬，較高十倍」。⁴⁴則更可以見到從1910年到1940年，譯者在接受、詮釋亞森羅蘋的人物形象時發生了相當不同的變化。⁴⁵並且，相對於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中罕見戀愛元素，亞森羅蘋的人物形象更被賦予了「風流倜儻」的「多情俠客」想像，他不只任俠慷慨，更兒女情長，能革命，能戀愛，

⁴¹ 程小青在為《亞森羅蘋案全集》所作的序中，稱亞森羅蘋故事為「反偵探」小說，因為其以「劇盜」為故事主角，將偵探描寫得蠢如鹿豕。程小青：〈亞森羅蘋案全集·序〉，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1冊，頁1。他後來還寫了小說《龍虎鬥》為福爾摩斯平反，刊登於《小說大觀》。這段公案，可見於程小青：〈引言〉，《紫羅蘭》第1期（1943年4月），頁181。

⁴² 周瘦鵑：〈亞森羅蘋案全集·序〉，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1冊，頁1。

⁴³ 包天笑：〈亞森羅蘋案全集·序〉，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1冊（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頁1-2。1925年，發生了著名的五卅慘案，為抗議日本工廠非法開除及毆打工人，上海、青島各地展開了罷工運動，卻遭到當局鎮壓，工部局並宣布戒嚴，後引發一連串的反帝、愛國運動。包天笑在序中貶抑福爾摩斯、揶揄亞森羅蘋，可能亦受此事件之後風起雲湧的反英愛國風潮影響。

⁴⁴ 〔法〕勒布朗著，林華、姚定安譯：《亞森羅賓案全集》（上海：啟明書局，1942年），扉頁廣告。

⁴⁵ 已有學者指出了這點，請見石娟：〈從「劇賊」、「俠盜」到「義俠」——亞森羅蘋在中國的接受〉，頁22-26。不過該文並沒有梳理「怪盜紳士」（gentleman cambrioleur）一詞的來源、意涵，也未有對文本進一步分析。

儼然一新時代人物典型。下文中，本文通過周瘦鵑亞森羅蘋系列故事翻譯的細讀比對，考察亞森羅蘋翻譯小說的特色，並解析其中的文化意涵，以作為對上述觀察的回應。

四、周瘦鵑的翻譯策略與特色

周瘦鵑翻譯亞森羅蘋故事的歷程，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1919年以前，此時期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系列故事都是短篇小說，署名「屏周瘦鵑」，⁴⁶ 5篇確定來自第一個羅蘋短篇小說集《紳士怪盜亞森羅蘋》(*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分別發表在《時報》、《禮拜六》、《遊戲雜誌》、《中華小說界》、《小說月報》。

第二個階段，周瘦鵑在他參與編輯的《遊戲世界》(1921-1923)連載了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之一的長篇小說《歐洲第一祕史》(*L'Éclat d'obus*)，亞森羅蘋在這個故事的改版中方短暫現身，但仍被認為是其系列故事的代表作之一。

到了二、三〇年代之交，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主要在兩個園地發表，一是大東書局推出的《亞森羅蘋案全集》(1925)，他個人翻譯了一篇長篇小說《古城祕密》(813)，和數十篇的短篇小說，除了重譯《怪盜紳士亞森羅蘋》中若干故事，還翻譯了兩個短篇小說集：《鐘鳴八下》(*Les Huit Coups de l'horloge*)、《羅蘋的告白》(*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另一個園地則是周瘦鵑推出的《紫羅蘭》，他和張碧梧(1897-?)合譯了短篇小說集《名偵探羅蘋》(*L'Agence Barnett et Cie*)，多刊登於第3卷(1928)。⁴⁷同年，周

⁴⁶ 陳建華教授指出，在1915年間，有十幾篇屏周、瘦鵑合署的翻譯作品，這個屏周實際上可能是暗指周瘦鵑一生戀慕的對象周吟萍，加上「銀屏」是他之後經常使用的一個詞語：一個銀色的屏幕。請見陳建華：〈民國時期文人的婚姻、愛情與家庭觀念：以周瘦鵑與紫羅蘭為例〉，《中正漢學研究》第22期(2013年12月)，頁395。

⁴⁷ 周瘦鵑主編《紫羅蘭》時期，《紫羅蘭》上刊登了許多或著或譯的偵探小說，他還推出了「偵探之友」的欄目，以及第3卷第24號的偵探小說專號，相關研究詳請見博攻：〈《紫羅蘭》偵探小說論〉，《創作評談》2004年第10期，頁40-45。值得注意的還有，在《紫羅蘭》上，周瘦鵑和張碧梧又合作翻譯了《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方多麥士傳》(*Fantômas*)連載，這個受到亞森羅蘋小說啟發而於1911年被法國作家Marcel Allain(1885-1969)、Pierre Souvestre(1874-1914)創造出來的人物，乃一蒙面大盜，他穿著燕尾服，運用高科技犯案，但不像羅蘋，方多麥士無所不為(亦不惜行凶殺人)，且無人能識其真面目，周瘦鵑亦以「劇盜」稱之，請見[法]馬山亞蘭(Marcel Allain)、蘇佛斯德(Pierre Souvestre)著，周瘦鵑、張碧梧譯：〈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方多麥士傳〉，《紫羅蘭》第3卷第15-17、

瘦鵑還單獨翻譯了《猶太燈》(*Arsène Lupin contre Herlock Sholmès*)，由中華書局推出了單行本。

綜觀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可以發現，周瘦鵑對長篇小說的興趣的確不高，所譯的大都是短篇。此外，除早期少數作品外，⁴⁸周瘦鵑多用白話文翻譯，此與周瘦鵑翻譯生涯前後期不同的翻譯風格（前期多文言、後期多用白話且較忠實於原文）相符。經我的考察，可以確定周瘦鵑的翻譯，都是翻譯自英文報刊的轉載或者英譯本，這也符合周瘦鵑翻譯的習慣。⁴⁹此外，通過比對法文原作、英文譯本與周瘦鵑的中文翻譯，我歸納出周瘦鵑羅蘋小說的翻譯特色及翻譯策略，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一）改寫、刪減或潤飾

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不乏修改、刪減，以符合當時人的閱讀習慣，或者自己想像之處。以下舉出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首先，周瘦鵑的翻譯大抵不會改寫原作的敘事順序，但一般來說，較著重翻譯情節梗概，偶會省略冗長的景物敘述、對話、人物背景等，有時對於人物的心理描寫也會略過不譯。比方說在〈七心紙牌〉（“Le Sept de cœur”）中，周瘦鵑刪除了羅蘋聽了來人講話的口音，猜到他的社會地位的段落。⁵⁰周瘦鵑跳過人物背景等不影響故事開展處的細節不譯，著重於情節陳述，究其可能原因，或許如同前人所述，偵探小說的「懸宕」，是當時晚清民初中國譯者、讀者對偵探小說入迷的原因，⁵¹因此陳述情節推行比細節鋪陳更吸引周瘦鵑的關注。

19-24 號、第 4 卷第 1-24 號（1928 年 10-12 月、1929 年 1-12 月、1930 年 1-6 月），皆為頁 1 開始。

⁴⁸ 如〔法〕勒布朗著，周瘦鵑譯：〈亞森羅蘋之妻〉，《遊戲雜誌》第 14 期（1915 年），頁 16-31。

⁴⁹ 周瘦鵑：〈我翻譯西方名家短篇小說的回憶〉，《雨花》1957 年 6 月號，頁 45。經我比對，周瘦鵑翻譯所據的英文譯本之譯者應為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1865-1921），英國著名的編輯、記者和譯者，也是出名的翻譯社團「巴黎社」（Lutetian Society）的領軍人物，該社團以完整翻譯歐洲名著成英文為職志，提供了維多利亞晚期文人詳實的法國文學翻譯。他也是當時勒布朗的亞森羅蘋故事最主要的英文譯者，曾出版了相關譯著 17 種之多，譯筆以詳實流暢著稱。See Denise Merkle, “The Lutetian Society,” *TTR* 16.2 (2003): 73-101.

⁵⁰ 〔法〕勒布朗著，周瘦鵑譯：〈七心紙牌〉，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 23 冊（上海：大東出版社，1925 年）。

⁵¹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頁 10。

還有另個例子可見於《歐洲第一祕史：爆裂彈》(*L'Éclat d'obus*) 這部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以一戰為背景的作品中，周瘦鵑翻譯的章節名稱和原作、英譯本皆不同，反將該章重要情節發展提出，創造出新的章節名，⁵²如：第 6 章中，出現了一名假扮成農婦的可疑人物，其來歷及目的是小說中一大神祕事件，十分吊讀者胃口，原章節題為「保羅在奧諾坎城堡之所見」(*Ce que Paul vit au chateau d'Ornequin*)，英譯本也照實翻譯 (*What Paul Saw at Ornequin*)，周瘦鵑卻直接翻譯為「怪婦」。另外，《歐洲第一祕史：爆裂彈》的法文原作連載於 1915 年的 9-11 月之間，也就是一戰的戰事白熱化期間，小說以一戰時法國城堡為背景，描述離開妻子，投軍殺敵的青年軍官保羅，與一個神祕的伯爵夫人交手的故事。故事既以戰爭為背景，可想而知，小說中有許多和戰事有關的描寫，然而周瘦鵑的翻譯時常會跳過原作中關於戰地慘況、作戰方式及武器等細節，著重呈現重大情節進展，重點放在故事推進。而在心理描寫方面，勒布朗如是描述主角保羅在烽火中對戰爭的反思：「上校和他周圍聽到這段對話的軍官沉默不語，形勢就是如此，戰爭一旦爆發，就會帶來可怕的悲劇，戰爭的力量比自然界的力量更加強大，卻像後者一樣盲目、不公和無情。」⁵³以上段落，在周瘦鵑的版本中卻是刪除的。另一個例子可見於原作的第 20 章，小說人物這樣喟嘆：「噢，這太荒謬了。稍微想想這些發動戰爭的強盜：親王、皇帝、王妃、皇后，這些人只知道歌頌戰爭的偉大和淒美，從不考慮那些飽受摧殘的百姓。他們只受到一點精神上的痛苦，要擔心自己受到懲罰，但是絲毫沒有受到皮肉上的痛苦。別人死了，他們卻還活著。」⁵⁴這段直指皇族為戰犯的發言，在周瘦鵑的翻譯中，也整段刪去未譯。

⁵² 周瘦鵑在 1921-1923 年間，於《遊戲雜誌》連載此書中譯。在 1925 年翻譯另一長篇小說《古城祕密》(813) 時，周瘦鵑也一樣重寫而非忠實翻譯該書原章節名。究其原因，可能與長篇小說於報刊連載的現實需要有關。

⁵³ 引自〔法〕勒布朗著，李楠譯：《羅蘋大作戰》(臺北：好讀出版社，2011 年)，第 6 章，頁 7-8。原文請見 Maurice Leblanc, *L'Éclat d'obus*, p. 91。英文版作：“The situation was one of those in which the fatalities of war run riot in all their tragic horror, stronger than the forces of nature themselves and, like them, blind, unjust and implacable.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done.” Maurice Leblanc, *The Woman of Mystery*,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 (New York: The Macaulay Co., 1916), p. 100。

⁵⁴ 引自〔法〕勒布朗著，李楠譯：《羅蘋大作戰》，第 20 章，頁 23。英文版作：“Just think: all those scoundrels who wanted war—emperors and princes and emperors’ and princes’

勒布朗本人曾經在訪問中提過，一戰帶給他很大的衝擊，經歷戰爭的洗禮，他筆下的羅蘋也從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搖身一變成了愛國志士，⁵⁵最後成為一個帶領讀者反思何為戰爭的人物，如：亞森羅蘋系列作中的《棺材島》(*L'Île aux trente cercueils*)，故事也以一戰為敘事背景，但小說人物在戮力參戰之餘，總不乏對於戰爭的喟嘆。然而，在周瘦鵑的翻譯中，情節的引人入勝、章節名稱的吸引眼球，似乎更是他考量的重點，主人公的心理轉折在其譯本中則較為淡化。其中原因，或可以回到譯者周瘦鵑本身的生平歷程來思考。在周瘦鵑開始翻譯羅蘋故事的 1912-1914 年前，他曾經陸續創作了幾篇虛無黨故事，闡釋愛國思想；⁵⁶陳建華教授在他最近的研究中也指出，周瘦鵑「特別愛國」、「身上重疊鐫刻著『國恥』兩字」、「他曾經一再提到他的父親病死於 1900 年，正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清王朝出逃，因而臨終時憂憤交加口喊『殺敵！』」，⁵⁷更考察了周瘦鵑曾反覆地書寫他父親的遭遇，並將家庭悲劇和中國近現代的恥辱記憶聯繫起來表現。⁵⁸由此可見，和晚清民初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承受著國破家亡的情感記憶與苦難，因而愛國情懷激昂悲壯的周瘦鵑，在面對小說中法國遭外侮入侵，主人公投身軍旅、為國殺敵的情節時，自然較能感同身受，故積極呈現之。

wives—know nothing of war but its pomp and its tragic beauty and absolutely nothing of the agony that falls upon humbler people! They suffer morally in the dread of the punishment that awaits them, but not physically, in their flesh and in the flesh of their flesh. The others die. They go on living.” Maurice Leblanc, *The Woman of Mystery*,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 p. 351。原文請見 Maurice Leblanc, *L'Éclat d'obus*, p. 335。

⁵⁵ Maurice Leblanc, “Qui est Arsène Lupin ?” Maurice Leblanc, “Maurice Leblanc nous parle d’Arsène Lupin.”

⁵⁶ 如〈盲虛無黨員〉、〈鴛鴦血〉等，相關研究請見潘少瑜：〈想像西方：論周瘦鵑的「偽翻譯」小說〉，頁 1-23。虛無黨翻譯小說及創作情節高潮迭起，描繪仁人志士以暴力流血方式推動社會、政治變革，在晚清民初中國文壇一度相當受到矚目，此與當時文人關心革命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聯繫。民國建立以後，虛無黨文學作品的熱潮亦隨之漸退。相關研究請見陳建華：〈虛無黨小說——清末特殊譯介現象〉，《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 年第 4 期，頁 67-73。張全之：〈從虛無黨小說的譯介與創作看無政府主義對晚清小說的影響〉，《明清小說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136-147。這或許也說明了周瘦鵑所譯亞森羅蘋故事中的羅蘋形象，漸從執行非法正義的肢體之王轉為報效國家的愛國俠士並非迥然斷裂，實為一延續性的，與時代脈絡相關的演變過程。

⁵⁷ 請見陳建華：〈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態——周瘦鵑在 1919〉，《文匯報·文匯學人》，2019 年 2 月 15 日。

⁵⁸ 請見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頁 206。

另一個可能，也應與周瘦鵑出於讀者閱讀樂趣的考量，力圖強化小說主角戮力從軍、奮勇殺敵的形象有關。

另一個周瘦鵑時常省略或者錯譯的部分，與亞森羅蘋的解謎方法有關。不同於福爾摩斯的理性推理，仔細觀察，亞森羅蘋故事雖也涉及懸疑案件，但羅蘋並不總是胸有成竹，他擅長的是大膽考量動機、提出假設、設下陷阱，突破敵人的心防，取得勝利，最後且定會順便謀取自己的好處，不論是實質的報酬，或博取美名。比方說在〈箱中女屍〉（“Les Jeux du soleil”）中，羅蘋在匆促中猜對了保險箱的密碼，順利破解了案情，事後他洋洋得意的說：「有時候要破案，直覺比起案件調查、觀察、推理、論證和其他無益的廢話更重要。我再重複一次，直覺和智慧……不是自吹自擂，我亞森羅蘋兩樣都有。」⁵⁹這個段落，周瘦鵑卻譯為：「我當初原說這一回事，既須思想又須觸機，果然沒有錯得。可是我亞森羅蘋的生活也就全仗這兩件利器啊！」⁶⁰周瘦鵑改寫了勒布朗有意強調羅蘋勇敢、大膽冒險的段落，反強調羅蘋認為直覺和思考一樣重要。究其原因，當時晚清民初中國文人接受、推崇西方偵探小說時，特別強調其中所體現的「理性辦案」精神，此或為周瘦鵑改動此段之動機。此外，亞森羅蘋雖時常劫富濟貧，但絕對不「為善不欲人知」，他時常在自己金援的機關報《法蘭西回聲報》上刊登新聞，自吹自擂，〈車中怪客〉（“Le Mystérieux voyageur”）的結局就是如此，羅蘋不只將自己的故事大方刊登於回聲報上，還虛構不實消息，說自己不忘賞賜員警，宣揚其善心，以彰顯「宣傳的重要性」，⁶¹周瘦鵑卻將之簡單譯為這是報上一則「動人的新聞」，⁶²使羅蘋的形象因此也變得更為崇高。

⁵⁹ [法]勒布朗著，徐柳芬譯：《羅蘋的告白》（臺北：好讀出版社，2011年），該章頁33。英文版作：“Very simple. And the incident once more shows that, in the discovery of crimes, there is something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the examination of facts, than observations, deductions, inferences and all that stuff and nonsense. What I mean is, as I said before, intuition... intuition and intelligence... And Arsène Lupin, without boasting, is deficient in neither one nor the other!...” Maurice Leblanc, *The Confession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 (New York: W. R. Caldwell & Co., 1913), p. 35。原文請見 Maurice Leblanc, *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 (Paris: Pierre Lafitte et C^{ie}, 1913), p. 35。

⁶⁰ [法]勒布朗著，周瘦鵑譯：〈箱中女屍〉，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24冊（上海：大東出版社，1925年），頁23。

⁶¹ 英文版：“Next day,—let us not despise the advantages of judicious advertising,—the ‘Echo de France’ published this sensational item.” See Maurice Leblanc, *The Exploit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1909), p. 139。法文版

(二) 修改人物形象

亞森羅蘋故事以充滿冒險鬥智情節，人物令人過目難忘聞名。周瘦鵬的翻譯偶會添加筆墨，或者進行潤色，削弱、簡化了小說人物複雜的心理活動，形塑出了與原作不一致的人物形象。

首先，法文原作中的亞森羅蘋以「怪盜紳士」的形象為人所知，他慷慨大膽，熱愛冒險，善於易容化妝之術，又浪漫多情有品味，且玩世不恭、談吐幽默，令讀者對他充滿親切感。然周瘦鵬譯本中的亞森羅蘋形象，則似乎顯得較為單一。

比方說在〈網中魚之亞森羅蘋〉（後又譯為〈亞森羅蘋繫獄記〉，原作為“*Arsène Lupin en prison*”）中，周瘦鵬反覆強調羅蘋是「法蘭西第一劇賊」，強調羅蘋「才智卓絕」、「本領拆天」，⁶³這些都是英法文本皆無。原作中形容羅蘋是個「現代」盜賊之處，周瘦鵬則譯為「盜賊界中天字第一號的新偉人」。⁶⁴而在〈亞森羅蘋失敗史〉（後又譯為〈鐵箱〉，原作為“*Le Coffre-fort de madame Imbert*”）中，周瘦鵬也總加上一些誇張的描述，強調羅蘋為無惡不作的巨賊。⁶⁵在另一篇翻譯作品中，葛夏警探嘲笑亞森羅蘋原為堂堂一紳士怪盜卻要成了階下囚，原文作「紳士怪盜在獄中！」（“*The gentleman-burglar in a gaol!*”），周瘦鵬便譯為「一個縱橫一世的大賊，也有今天，好似籠中之鳥」。⁶⁶可見不論原文如何，周瘦鵬的翻譯總再三強調亞森羅蘋「劇賊」的身分，使得亞森羅蘋的形象顯得較為臉譜化。

除「劇賊」外，周瘦鵬在早期的翻譯中，也常稱亞森羅蘋為「肘篋王」，比方說《消失的王冠》（*Arsène Lupin*）此一勒布朗由戲劇改寫而成的小說，周瘦鵬便譯為〈肘篋之王〉。「肘篋」，今多做竊盜意，故「肘篋之王」指的

作：“*Le lendemain – ne dédaignons point les avantages d’une in-telligente réclame – l’Écho publiait cet entrefilet sen-sationnel.*”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Paris: Pierre Lafitte et C^{ie}, 1907), p. 107。

⁶² [法]勒布朗著，周瘦鵬譯：〈車中怪客〉，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鵬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24冊，頁26。

⁶³ [法]勒布朗著，周瘦鵬譯：〈網中魚之亞森羅蘋〉，《遊戲雜誌》第13期（1915年），頁43。

⁶⁴ 同上註，頁53。

⁶⁵ [法]勒布朗著，周瘦鵬譯：〈亞森羅蘋失敗史〉，《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9期（1915年9月），頁2。

⁶⁶ [法]勒布朗著，周瘦鵬譯：〈肘篋之王〉，《時報》，1914年6月6日。Edgar Jepson and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9).

是竊盜之王。不過，識者也當指出，「胙篋」實乃典出《莊子·胙篋》，文中以「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一句最知名，闡釋的是莊子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⁶⁷後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司馬遷更引用莊子「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一言，闡明游俠精神：「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⁶⁸著意描寫郭解、朱家等人仗義疏財的情懷節操。〈胙篋之王〉，是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中早期的一個故事，回溯了「怪盜紳士」亞森羅蘋的身世：他由母親帶大，孤兒寡母備受欺凌，7歲起即為生活偷盜，但他不殺人，有著仁慈心腸等，對於讀者理解亞森羅蘋這個人物可說是相當重要。周瘦鵑翻譯此一故事，並且命名為〈胙篋之王〉，從其命名的含義來看，更蘊含其對亞森羅蘋以盜賊行事挑戰無良社會的一己之見。隨後，1925年，周瘦鵑在大東書局推出亞森羅蘋全集時，在序中更為直白地稱道亞森羅蘋不但為「劇賊」，且為「義俠」，稱其俠義之處在於他的「盜亦有道」，否則「吾國之盜賊亦多矣，神奸竊國，挾群小以自豪」，更有「為不正當營業者」，「殺人如麻」，與亞森羅蘋相比不能以道里計，⁶⁹進一步連結了《莊子·胙篋》、《史記》中「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思想，可以見到周瘦鵑對亞森羅蘋的理解，從一開始以「胙篋王」稱之，到稱其為「俠」，一直並不是真正將之視為禍國殃民的大盜，而是更為辯證性的理解其內涵，並有意將之和中國當時的社會現況相比。這番理解也體現在周瘦鵑的翻譯實踐中，比方在〈箱中女屍〉（“Les Jeux du soleil”）中，他便把勒布朗刻畫羅蘋參與破案、解謎，乃為自娛娛人，又像唐吉軻德，悲憫世人的段落，翻譯成了「至於他的為人，雖說是一大盜一個劇賊，但也很有俠氣，他所幹的事卻不愧是英雄本色，因此我也很願意給他記起來了」。⁷⁰在〈塔頂〉（“Au sommet de

⁶⁷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外篇·胙篋第十》（臺北：中華書局，1961年），頁342。

⁶⁸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等註：《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十四·游俠列傳第六十四》（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年），頁4-5。

⁶⁹ 周瘦鵑：〈亞森羅蘋案全集·序〉，頁1。

⁷⁰ [法]勒布朗著，周瘦鵑譯：〈箱中女屍〉，頁2。英文版作：“He contented himself with milder surprises and humbler profits, making his daily effort, doing evil from day to day and doing a little good as well, naturally and for the love of the thing, like a whimsical and compassionate Don Quixote.” Maurice Leblanc, *The Confession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la tour”）中，也把原文形容羅蘋大方無私（*généreux et plus désintéressés*）的段落翻譯成「慷慨俠義」，⁷¹再三強調其所作所為有如「俠客」、「英雄」。從而，在巴黎美好年代以「安那其——布爾喬亞」代言人形象為人記憶的亞森羅蘋，在周瘦鵬筆下便成為了一位在亂世中行俠仗義的「俠盜」。

此外，原作中亞森羅蘋玩世不恭，愛捉弄警方的形象，在中文譯本中亦有所減損。比方說在《消失的王冠》中，葛夏警長強調羅蘋除了膽大愛冒險，還是一個「幽默的人」，然周瘦鵬未譯出。另外，亞森羅蘋犯案時還喜歡開些小玩笑，加上他偷盜的通常是為富不仁、卻聽不懂文雅笑話的鉅富，這個反差使羅蘋這個角色顯得格外迷人，比方說在《消失的王冠》中，警方發現了富豪郭奈馬丁巴黎家中的守門人夫妻被亞森羅蘋囚禁，口中被塞入布團，綑綁在房中，旁邊還留下了一張紙板，寫著：「我偷故我在」（“I take, therefore I am”，明顯引自笛卡爾），中文譯者卻跳過未譯；而亞森羅蘋為引導警方往錯誤方向聯想，故意在窗前留下了許多痕跡，使警探富墨里一頭霧水，疑惑自己是否落入羅蘋故佈疑陣的玩笑中，此段在中文本中也完全錯譯，反譯成富墨里大力稱讚羅蘋作案俐落，無留下任何痕跡，「使人佩服之至」。⁷²周瘦鵬翻譯出來的羅蘋，是一勇猛的豪俠，原作中亞森羅蘋頑皮、迷人的形象消失了，巴黎翩翩貴公子的風采也減弱了，周瘦鵬筆下的亞森羅蘋動輒以「我闖蕩江湖十年」等口吻自況，凸顯的是他任俠慷慨的面貌，更接近傳統俠義小說中的豪傑形象。

另外，在周瘦鵬的中譯本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女性人物的形象也與原作不同。周瘦鵬經常在其翻譯中誇大女性人物的美貌，⁷³並刪改她較為「出格」的特質，以符合中國傳統女性之「婦德」，此乃為了符合他理想中的小

de Matto, p. 2。原文請見 Maurice Leblanc, *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 p. 5。

⁷¹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鵬譯：〈塔頂〉，收於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鵬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 13 冊（上海：大東出版社，1925 年），頁 11。英文版作：“She looked at Rénine with the surprise which one experiences when confronted with certain persons who are unlike their fellows, mo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unusual actions, more generous and disinterested.” Maurice Leblanc, *The Eight Strokes of the Clock*,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 (New York: Macaulay Co., 1922), p. 11。原文請見 Maurice Leblanc, *Les Huit Coups de l'horloge* (Paris: Pierre Lafitte et C^{ie}, 1923), p. 16。

⁷²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鵬譯：〈肘籃之王〉，《時報》，1914 年 3 月 25 日。

⁷³ 潘少瑜：〈愛情如死之堅強——試論周瘦鵬早期翻譯哀情小說的美感特質與文化內涵〉，頁 231-232。

說女主人公形象，或亦為了使這個人物更容易為中國讀者理解。比方說在〈亞森羅蘋之失敗〉（後又譯為〈亞森羅蘋就擒記〉，“L’Arrestation d’Arsène Lupin”）中，周瘦鵑加上了不少套語來形容女主角的美貌：「他的玉貌直像天仙化人般美麗，使人魂銷，真個憑著小可一張嘴兒簡直形容不出，不過美而艷三字。」⁷⁴而在《消失的王冠》中，女主角富豪之女吉爾曼（Germaine）在原作中較為勢利、孩子氣，在中文版中，因為周瘦鵑較少譯出她刻薄的言行而顯得較為溫柔。在原作中，吉爾曼因為嚮往貴族頭銜而與公爵訂婚，兩人訂婚後，公爵便出外探險，兩人一直感情淡薄。但在中譯本中，周瘦鵑加上公爵和吉爾曼從相識之初便被愛神湊對、一見鍾情的描述；在公爵前往南極探險時，周瘦鵑形容吉爾曼夢寐難忘、寢食難安，等了 7 年，實為一「冰清玉潔的貞女」，⁷⁵使得吉爾曼這個只在乎爵位、財物的人物，在中譯本中顯得較為「大家閨秀」，少了一些血肉。

此外，在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中，總會有一個作為羅蘋對手存在的警探，和亞森羅蘋鬥智卻不斷落敗，兩人間的關係亦敵亦友。然而在中譯本中，我們會發現周瘦鵑時常添加筆墨，塑造警探專業偵探的形象。比方說《消失的王冠》中譯本中，周瘦鵑的翻譯強化的是警探長葛夏（Guerchard）作為「偵探」的高超本事，強調他隨身攜帶尺、顯微鏡，凡事必詳加查驗；⁷⁶審查嫌疑犯時，周瘦鵑也再三強調其所具有的事事根究的懷疑精神乃「偵探」的天職。⁷⁷周瘦鵑的譯文反覆強調何為偵探本事，使讀者對於西方警探辦案留下詳密、謹慎的印象，⁷⁸也加強了「怪盜」對上「偵探」的緊張對壘感。

⁷⁴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亞森羅蘋之失敗〉，《禮拜六》第 40 期（1915 年 3 月），頁 3。

⁷⁵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胙篋之王〉，《時報》，1914 年 2 月 7 日。原英文版本並無此段。

⁷⁶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胙篋之王〉，《時報》，1914 年 3 月 18 日。原英文版本並無此段。

⁷⁷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胙篋之王〉，《時報》，1914 年 4 月 25 日。原英文版本並無此段。

⁷⁸ 前人研究已提到，偵探小說的發展和 19 世紀中期以來警探制度的建立息息相關。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早期偵探小說的翻譯、詮釋與創作，和晚清民初文人、譯者對於上海租界內包探橫行的現況有所不滿有關，作為同代人，周瘦鵑或也擁有類似的經驗。見蔡祝青：〈接受與轉化：試論偵探小說在清末民初（1896-1916）中國的譯介與創作〉，收於彭小妍編：《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頁 111-146。

另一個例子出現在周瘦鵬刊登在《紫羅蘭》上的羅蘋系列故事《亞森羅蘋最新奇案》(*L'Agence Barnett et Cie*)中。⁷⁹在這個短篇小說集中，羅蘋化身為偵探吉姆·巴內特(Jim Barnett)，與警探貝舒(Béchoux)聯手偵破了不少神祕案件，但原作中兩人的關係既競爭又合作，羅蘋時常捉弄、嘲諷貝舒，貝舒總落入下風、無可奈何。但周瘦鵬翻譯此書時，有意將兩人的關係改寫得更近於棋逢敵手。而最有趣的例子則出現在羅蘋系列小說中福爾摩斯出現的時刻，以〈隧道〉(“Herlock Sholmes Arrive Trop Tard”)為例，勒布朗從故事一開始，就試圖營造他們兩人勢均力敵，將成對手的氛圍，但皆被周瘦鵬刪除。原作中，經過一番鬥智與角力，福爾摩斯雖然破解了羅蘋作案的手法，但這一切都在羅蘋的意料之中，福爾摩斯的手錶還不知不覺地被羅蘋趁亂偷走，福爾摩斯受此捉弄十分生氣。但周瘦鵬卻將這個結局改寫成一切都在福爾摩斯的掌握中，他道：「我早已知道。何必和他斤斤計較！」並嫌棄羅蘋太粗魯，弄壞了錶的長短針：「他如此粗魯，又怎能及得上我的安詳啊！」⁸⁰周瘦鵬的翻譯將福爾摩斯變得技高一籌，還胸懷大度，與原作截然不同，展現出譯者對正宗偵探福爾摩斯「正面」形象的偏愛。⁸¹

從以上幾例我們可以發現，周瘦鵬翻譯羅蘋小說時對人物形象的修飾，除了為讓讀者易於接受，有意吸納傳統文學元素外；也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盛行的翻譯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故事)的回應。另外，更重要的是，其改寫、潤飾中，更折射出周瘦鵬本人對於異國文學與文化的想像，及其調和斡旋的痕跡。

(三) 添加說明

周瘦鵬翻譯亞森羅蘋故事，亦時常添加一些文字，抒發讀完小說後的個人看法，或者趁機闡述一些對世事的評論，甚至身世之感。比方說在〈亞森羅蘋之失敗〉中，女主角貌美，吸引了羅蘋追求，周瘦鵬添上了一句：「看

⁷⁹ 和張碧梧合譯。

⁸⁰ [法]勒布朗著，周瘦鵬譯：〈隧道〉，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鵬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24冊，頁29。英、法文版本都無此段。

⁸¹ 1925年，周瘦鵬與眾多譯者也和大東書局合作，重新以白話出版了福爾摩斯偵探小說集，周瘦鵬在亞森羅蘋翻譯故事中，刻意強調福爾摩斯正面的偵探形象，或許也有以兩雄對壘、交鋒的精彩情節，吸引讀者閱讀相關故事的企圖。

官，大凡婦人家出落得漂亮，一些行蹤所經，好似那地方上的明星一般，人家便爭先恐後地趨奉她獻媚。」⁸²這段文字，原文所無，實有些畫蛇添足。在《消失的王冠》中，女主角吉爾曼論及自己和公爵的婚約，提到自己相信公爵所言，周瘦鵑於是讓其中一位人物說道：「你能信他，自然再好沒有，將來夫婦間，也只消遣這一個信字，便永無勃谿之日了。」⁸³這段話英、法文本俱無，亦頗有說教意味。另外，當小說另一個女主角索尼婭（Sonia）談及自己年紀輕輕流落異鄉，無人依靠的經歷時，周瘦鵑又大加發揮：「吾以為親戚朋友，無非虛文，世界上除了父母以外，唯有一個吾最靠得住，靠別人終非上策，只有自己靠自己，到患難時，親戚朋友還有什麼用呢？」⁸⁴周瘦鵑忽然插入的一段感嘆，頗為破壞小說的氣氛。而在〈亞森羅蘋之妻〉中，周瘦鵑在譯本中插入一句「女孩子心亂而多疑，不當適人為婦」，⁸⁵此天外飛來一筆，和小說情節沒有關係，更令人摸不著頭腦。

當然，周瘦鵑添加的文字，並非都是抒發己見或個人所感的，亦有為讀者說明科技發明之處，比方說在《消失的王冠》中，因為富翁居邸被盜之事發生在星期日，富翁郭奈馬丁欲打電話通知警方，卻因電話公司週日中午便封關而無法撥打，只能作罷。周瘦鵑在這段文字後加上吉爾曼這樣的回應：「不打緊，阿父是個有財有勢的人，什麼是做不到，何況打個電話。」侍女回覆：「這個不能憑你，有財有勢也沒用，今天是禮拜日，那電話公司在日中十二點鐘時便關門了。」⁸⁶這段原文沒有的段落，很可以看成是周瘦鵑在為中國讀者說明法國電話公司運行的狀況，以免讀者納悶堂堂一個富可敵國的富豪，怎麼連聯繫警方報案都辦不到。總之，這些原文所無的文字，如同文中所加的「看官！」等套語，明顯帶有話本小說中說話人的痕跡。

⁸²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亞森羅蘋之失敗〉，頁3。英、法文版本都無此段。

⁸³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胙篋之王〉，《時報》，1914年2月4日。

⁸⁴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胙篋之王〉，《時報》，1914年2月23日。

⁸⁵ 引自[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亞森羅蘋之妻〉，頁28。“‘She’s out of sorts,’ he said to himself. ‘Marriage doesn’t suit her.’” See Maurice Leblanc, *The confession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p. 256. 法文原作：“Elle est malade, se dit-ül. Le mariage ne lui réussit pas.” See Maurice Leblanc, *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 p. 269。

⁸⁶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胙篋之王〉，《時報》，1914年3月2日。原英文版本並無此段。

從以上幾例，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周瘦鵑的翻譯大抵切實，不過他仍然對於「紳士怪盜」亞森羅蘋故事進行了自己的理解和詮釋。首先，周瘦鵑對於小說中的背景敘事、細節、人物心理描寫等，興趣不大，較為注重情節的開展，因此使得原作的豐富性簡化不少，也可見得周瘦鵑更感興趣的還是亞森羅蘋小說中的解謎過程；與原作強化主角的大膽、勇氣、幽默相比，周更看重羅蘋善於推理的重要性。另外，周瘦鵑中譯本裡的亞森羅蘋形象有如粗獷的江湖豪傑，儘管他一樣身穿勁裝、懂得巧妙利用電話、電梯等設備混淆警探偵查與逮捕，但他玩世不恭的形象卻減損了不少，周瘦鵑的潤飾使得「紳士怪盜」羅蘋更具有傳統俠義小說中的「俠盜」特質。此外，原作中對於法國社會現況、階級差異的諷刺之處，周瘦鵑也或因與中國本地情況相距太遠而未加譯出。⁸⁷同時，他也喜歡以說書人的口吻，向讀者說明自己的所思所感，或臧否世事，或說明西俗。在探究其改動原作之特色外，周瘦鵑這番詮釋，其背後的文化意涵可以怎麼解讀？這便是下文要進一步梳理的。

五、「盜」乎？「俠」乎？周譯亞森羅蘋在民初上海的文化意涵

在上文中，我們已可瞥見亞森羅蘋從活躍於巴黎美好年代，大膽無畏的紳士怪盜，在中國搖身一變成為兼具義俠色彩的劇盜，展現出相當不同的本地化歷程。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小說，融合了傳統俠義文學元素與西方的冒險推理情節，涉及了中西、新舊文化的折衝與協商，開闢出了許多值得探究的空間，以下將一一陳述之。

（一）智勇雙全的都市綠林好漢

亞森羅蘋故事於1905年起在法國報刊上連載後，相當受到讀者歡迎，如前所述，勒布朗著意刻畫亞森羅蘋的不羈、時髦的紳士怪盜形象，他時而戴著單邊眼鏡、高禮帽、白手套，手持手杖；時而穿著勁裝、戴著安全帽、駕駛跑車，穿梭於都市中，其千變萬化的標誌形象更是深入人心，這是勒布朗有意塑造的一個「現代」典型人物，這個人物不但如他所言和福爾摩斯不同，也和中國傳統公案、俠義小說中的「俠盜」形象大相逕庭。前文已述及，李歐梵教授曾談到福爾摩斯小說在晚清民初中國流行的原因：

⁸⁷ 這與前人研究周瘦鵑的翻譯特色頗為相符——將西方文化符碼內化，來達到建立文化身分及交流的目的。請見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當時中國政局動亂，清廷搖搖欲墜，需要一個和傳統上從包青天到包打聽完全不同的偵探類型，來救中國，換言之，這是基於當時中國社會上的一種心理需要。……公案小說中的破案過程還是和官僚結構的運作分不開，但福爾摩斯探案中的官僚卻只有蘇格蘭警場的一兩個督察，福爾摩斯與之相熟，卻不受其管制，這就把讀者帶進政府以外的社會空間。這個空間常被視為「江湖」，乃游俠出沒之地。然而「江湖」又多屬「草莽」之地，不是都市。清末的都市文化開始興起之後——特別是上海，在世紀之交已開始發展成一個「聲光化電」的現代物質文明的都市，在此江湖游俠和包青天型的英雄豪傑皆無施展之地，勢必要創造出一些新英雄人物出來。⁸⁸

以上看法，精彩指出了偵探小說對晚清民初中國讀者，尤其是都市讀者的吸引力。不過，相對福爾摩斯，亞森羅蘋更是一個新型的都市人物，他所活躍的是美好年代的巴黎，通過火車、公共馬車、私家汽車等新型交通工具，人人快速往來城鄉之間。電話、電燈開始普及，即時聯繫更為方便。帶有電梯的公寓林立，闖空門等現代都市生活常見的社會犯罪也層出不窮。⁸⁹都市商業活動發達，各式金錢往來，如：保險、證券、專利發明等商業交易頻繁，相關犯罪活動增加，貧富差距如同階級間的差異，日益加深。為了消弭都市裡屢見不鮮的犯罪，當時法國警方開始採用記錄罪犯身體特徵、採印指紋等鑑識系統，⁹⁰這也是國家公權力介入個人身體、都市治理侵入個人私密生活的象徵，即亞森羅蘋故事的重要背景。

於是在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的故事中，讀者可見到羅蘋如何可以僅憑口音很快判斷出對方的勞工階級身分，也可在〈賭後〉中讀到羅蘋諷刺中產階級（周翻譯成「中等社會中的人」）以金錢為自己撐腰，操弄司法體系；⁹¹也可在〈亞森羅蘋繫獄記〉中見到甘聶瑪警探念茲在茲退休金和退休生活，及〈十二個黑小子〉（“Les Douze Africaines de Béchoux”）中的貝舒

⁸⁸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頁 11。

⁸⁹ François Busnel et Philippe Delaroche, Jacques Derouard, “Comment est né le vrai, l’unique Arsène Lupin,” *L’express*, January 9, 2004.

⁹⁰ Jacques Derouard, *Le monde d’Arsène Lupin*, p. 121.

⁹¹ [法] 勒布朗著，周瘦鵑譯：〈賭後（下）〉，《紫羅蘭》第 3 卷第 4 號（1928 年 5 月），頁 11。

警探為了自己以全部身家投資的 12 張非洲股票被人盜走氣得失態；在〈水瓶〉（“La Carafe d’eau”）中讀到人因利慾熏心而對知交痛下殺手。也可以在許多故事，比如〈亞森羅蘋之失敗〉中見到周瘦鵑以「行者的七十二變」來描述羅蘋以高超的化妝術如千面人（l’homme aux mille deguisements）般躲避警察的監視；更可見到羅蘋開著汽車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從布隆涅森林到塞納河畔，利用電話、電梯、照相機、飛艇破案或犯案。通過亞森羅蘋故事，周瘦鵑的翻譯引進了現代化都市生活的情節內容，形成了民初讀者想像或體驗如何再現都市生活的基石。睽諸周瘦鵑自己早年的一些小說創作，如〈電車〉中，亦不乏以都市日常現代性為背景的作品，或可看成是他在大量翻譯、閱讀西方小說時得到的靈感，更可見得五四新文學出現前的通俗文學家，其實在為當時中國讀者傳遞、引進現代生活想像時亦做出不少貢獻。

此外，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除了大膽偷盜的內容外，其中也有頗多涉及了偵探、推理的面向。如前文所述，周瘦鵑翻譯這些作品時，特意強調亞森羅蘋的推理本事，在勒布朗塑造的英勇、大膽、敢於行動的人物形象上，同時強調他的冷靜、知性。周瘦鵑在《紫蘭花片》上翻譯過一篇勒布朗的採訪——〈亞森羅蘋作者之言〉。⁹²在此採訪稿的前言中，周瘦鵑已用「俠盜」稱呼羅蘋，將之和「偵探」福爾摩斯並舉。勒布朗在訪問中稱羅蘋未嘗殺人，為人「英勇且具騎士風範」，⁹³周瘦鵑則譯成「義俠」。而記者訪問勒布朗的小兒子為何喜歡羅蘋，小兒子回答因其勇敢，且有趣的段落，⁹⁴周瘦鵑則翻譯成因為「羅蘋智勇雙全，非常人也」，「無非慕其盜竊，慕其智勇耳」。較其原話加油添醋不少，強調的也是羅蘋的「智勇雙全」。綜之，周瘦鵑對於羅蘋「聰明才智」的強調，可說呼應了前人研究所言，所欲彰顯的是在國家有難，中西新舊文化交會、現代生活方式逐漸成熟的民初中國，中國譯者、讀者將西方偵探小說主人公的理性、有知識，視為理想中的中國新時代人物象徵的精神心態。

⁹² 周瘦鵑譯：〈亞森羅蘋作者之言〉，《紫蘭花片》第 4 集（1922 年 9 月），頁 65-72。

⁹³ “Lupin, is in Leblanc’s words ‘brave and chivalrous’ and describes his victims as ‘people inferior to himself, not worthy of sympathy.’” “And he only robs. He does not kill.” See Charles Henry Meltzer, “Arsène Lupin at Home,” in *Cosmopolitan* 54.6 (1913): 772.

⁹⁴ “first, because he is brave. And then, you know, he is so droll. Monsieur, he amuses me.” Charles Henry Meltzer, “Arsène Lupin at Home,” 773.

西方偵探小說的流行，為當時的中國讀者打開了一扇新鮮的視野，使他們創作出許多以都市生活為主題的偵探故事，周瘦鵑自己也寫偵探小說，其偵探創作，以西方都市為背景，題材也多涉及金錢、偷盜，⁹⁵其中如：〈箱中箱〉更以盜賊對上名偵探為主題，描寫偵探查出盜賊如何善於扮裝，並利用汽車掩藏行蹤，偷走保險箱中稀世珍藏。⁹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更是家喻戶曉，然同時期，還有孫了紅（1897-1958）筆下的「東方的亞森羅蘋」——「俠客魯平」——戴著紅領結，左耳生紅痣，吸土耳其雪茄，遊走在都會上海，出入舞場、租界、港口各個生活階層與空間，劫富濟貧，扶助弱小、行俠仗義，不但成為對抗當時日益激烈的社會壓迫的化身，甚至還與日本間諜鬥智鬥勇，為國出力。⁹⁷和周瘦鵑合作翻譯亞森羅蘋故事的張碧梧，後來也仿作了《雙雄鬥智記》，延續名偵探和怪盜的較勁角力；並在《紫羅蘭》、《半月》連載《家庭偵探宋悟奇新探案》（1926-1927），小說主角宋悟奇在小說中穿梭在江北貧民窟與租界西式餐廳間，也深入一般家庭，查明升斗小民為錢犯案的動機、原因。孫了紅、張碧梧筆下的魯平、宋悟奇不僅僅只推理破案，其辦案內容更涉及上海市民生活的各種面向和現象，有如都市生活觀察家。民初中國大量以上海為背景的中文偵探小說的出現，融合中國公案俠義小說、西方各式偵探小說的元素，在兩種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另闢蹊徑，誕生了中國本地的都市新型英雄故事；通俗作家書寫都市圖景、現代想像，貢獻不容小覷，而西方翻譯小說在其中扮演的觸媒角色，亦不能忽視。⁹⁸

（二）既兒女又英雄的俠情

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相較於以往在中國流行的偵探小說，還有一個相當大的特色，即亞森羅蘋不只是俠盜，更是情聖，其冒險故事不但懸疑、刺激，還加上了兒女情長的內容，讀來趣味盎然。

⁹⁵ 比方說周瘦鵑：〈偵探小說：十萬圓〉，《中華小說界》第2卷第6期（1915年6月），頁1-14。周瘦鵑：〈偵探小說：怪客〉，《禮拜六》第36期（1915年2月），頁9-24。兩篇故事背景都設定在國外大都會，案件開展都與謀財害命有關。

⁹⁶ 周瘦鵑：〈偵探小說：箱中箱〉，《小說新報》第5卷第10期（1919年10月），頁1-11。

⁹⁷ 關於「東方的亞森羅蘋」：魯平探案及相關的本地偵探小說創作，我將另有專文處理。

⁹⁸ 如張碧梧便曾稱：「不妨把外國的偵探小說儘量翻譯，當做研究的一助。」請見張碧梧：〈偵探小說瑣話〉，《偵探世界（上海）》第15期（1923年12月），頁13。

過去，在中國俠義小說中，當然也不乏俠客與美人的描寫，然而整體來說，從唐人小說到明代俠義故事，不論俠客是男或女，其篤於情愛的情節極少出現。聶隱娘的師父教導她俠必須「斷其所愛」；《水滸傳》中更有言：「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⁹⁹《兒女英雄傳》在承繼明末清初小說傳統下別開生面，作者文康如此刻畫英雄、女俠：「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業。」¹⁰⁰將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融會在一部小說中，然如學者指出，男主人公安驥最後坐擁賢妻美妾，求得功名的結局，與其說文康深刻地描寫了俠骨柔情，更似在描繪男女情意的同時，以所謂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圓滿結局，表述了對「儒家倫理秩序的無上寄託」。¹⁰¹

然而在民初周瘦鵑稱之為「義俠」的亞森羅蘋故事中，主角羅蘋卻是一個情感豐富，每每於作案解謎之餘，也不忘談情說愛的人物。比方說在〈亞森羅蘋就捕〉中，羅蘋在船上邂逅了女主角耐梨，對她一見傾心，船抵港後羅蘋遭捕，耐梨將他藏有贓物的照相機掉落海中，為他隱瞞。兩人後來又在〈隧道〉中聚首，碰面的場合又是羅蘋正在盜竊古堡中珍寶之際，羞愧之餘，他承諾耐梨將會把偷走的寶物全部歸還原主，因其有愧於心，因此雖兩廂有情，卻未能相守。在《消失的王冠》中，羅蘋假扮的公爵則是和俄國侍女索尼婭墜入情網，當她偷盜首飾事跡敗露時，羅蘋非但為她遮掩，還想方設法營救美人脫離險境，雙宿雙飛。在這些系列故事中，羅蘋不再只是俠氣崢嶸的江湖豪傑，只知刀尖舔血，展露兄弟義氣，也會跌落溫柔鄉，柔情萬千。但，有趣的是，在這些故事中，羅蘋和女子萍水相逢，雖有情意，不過兩人卻不一定擁有成家立業的美好結局，更多時候，羅蘋只能與心懷好感的女子黯然告別。

周瘦鵑在翻譯這些故事時，一般來說，都十分忠實於原著，然而，也偶爾會修改潤飾之。比方說勒布朗在原作中描寫羅蘋再遇耐梨，手足無措，心懷愧疚，感到自己身為盜賊，和她距離遙遠，幾番試圖辯駁、欲言又止，此處羅蘋心理糾結，都被周瘦鵑刪除；羅蘋最後雖然依約把盜走的寶物送回，卻仍藏起一隻紅寶石戒指，耐梨發現後，二話不說，翩然離去，周瘦

⁹⁹ [元]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425。

¹⁰⁰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3。

¹⁰¹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203。

鵑也刪除了這段，只保留耐梨再次有意掉落玫瑰花，以之傳情的段落。在另一篇〈亞森羅蘋之妻〉中，羅蘋向女繼承人騙婚，為的是謀求其家產，女主人公發現後仍然溫柔以對，掩護羅蘋躲避父兄追擊，順利逃逸。小說結局處，羅蘋心懷愧疚，有意向她提出一同離去的請求，但幾番思量，最終並沒有說出心中所想，因為知道這位貴族小姐不能被這樣對待。¹⁰²周瘦鵑卻改寫為，羅蘋直接張口邀請女子「我們一同去」。此番改寫，羅蘋「怪盜」的魄力存在，但「紳士」的風度無疑減少了。而在〈勁敵〉中，女主角家璧幫助受縛的羅蘋逃脫，羅蘋猜到此乃因女主角對他情根暗種之故，但仍眼睜睜看著女子離去，並未點破，周瘦鵑的翻譯則讓羅蘋自得地說：「貌美的人總能交好運」，刪去了原作中羅蘋的內心波動，因此羅蘋的善體人意形象也消失了。¹⁰³總的來說，周瘦鵑中譯本中的羅蘋雖然多情，但因細膩的心理活動都被周瘦鵑刪除，形象顯得較為單一，成為一個風流瀟灑，處處吸引女性留情，並且自矜其貌的「怪盜」。周瘦鵑更著意呈現羅蘋風流倜儻的面貌，少寫他的失落、惋惜，強調的仍是羅蘋「多情俠士」的英雄氣概，他的「萬花穿過不沾身」，某種程度也可看成寄託了男性作者的一己想像。¹⁰⁴周瘦鵑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刻畫男女主人公短暫交會的光亮，彼此傾慕，又黯然作別。愛情，彷彿是通俗偵探小說的調料，主人公談情說愛也並不為了生兒育女、維繫綱常名教，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識者可能也會指出，中文小說中並非沒有英雄美人的描寫，且俠義故事和言情敘事的結合，在民國時期的通俗小說中便逐漸現跡，而後又有白羽（1899-1966）、王度廬（1909-1977）書寫武俠，亦關注俠客的內在感情

¹⁰² “Let us go away together !... Let us fly !... You are my bride... my wife... Share my dangers, my sorrows and my joys... It will be a strange and vigorous, a proud and magnificent life... But Angélique’s eyes were raised to his again; and they were so pure and so noble that he blushed in his turn. This was not the woman to whom such words could be addressed.” See Maurice Leblanc, *The confession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p. 264.

¹⁰³ [法]勒布朗著，周瘦鵑譯：〈勁敵〉，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鵑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24冊，頁26。

¹⁰⁴ 周瘦鵑在其以英國為背景的偵探小說〈風流俠盜〉中，也塑造了一個長相俊俏的青年怪盜，擅長假扮各種人物，伺機偷盜。該篇小說的開頭發生在船艙中，怪盜將偷來的珍寶藏於手槍中等情節，明顯讓人聯想起周瘦鵑譯過的〈亞森羅蘋就擒記〉；而青年怪盜邊與眾美人談情說愛，邊盜取珍寶，英俊瀟灑，遊戲人間的身影，也頗帶有幾分羅蘋的影子。周瘦鵑筆下，不論是創作、翻譯的「俠盜」形象，總是一樣風流倜儻。周瘦鵑：〈風流俠盜〉，《遊戲世界》第20期（1923年），頁1-22。

世界，鋪敘戀愛經過，直到新派武俠小說出現，可謂集其大成。¹⁰⁵的確，民國時期，通俗小說中的俠客不再孤身走天涯，也開始有了情感經歷，甚至英雄女俠的相遇，成了故事的主要梗概，此乃俠義小說發生關鍵性變化的重要時期，在此發展過程中，學者指出，民初一度十分流行的「俠情小說」十分關鍵，¹⁰⁶筆者以為，周瘦鵬等翻譯的亞森羅蘋小說，結合俠盜、冒險、愛情元素，或許也扮演過觸發其靈感的角色。¹⁰⁷比方說，曾自述熱衷於閱讀俠客傳奇的周瘦鵬，在他創作、標注「義俠小說」的〈懸崖〉中，更描寫男主角為自己傾慕的佳人之未婚夫上法庭辯護，洗刷其冤屈，犧牲了一己私慾，只願見愛人幸福，周瘦鵬以義俠稱之，可見對周來說，為情犧牲的精神，乃成其為俠的條件。¹⁰⁸更值得注意的還有，周也寫過不少「俠情小說」，多刊登於《禮拜六》上，比方說〈中華民國之魂〉，描寫武昌革命時期，兩兄弟愛上同一個女子，支持保皇的哥哥冒充革命英雄弟弟和女子訂婚，還陷害弟弟，革命後哥哥遭求死刑，弟弟得知後，情願頂替哥哥受死，為了愛人終身幸福犧牲生命，愛人趕到阻止，方真相大白，有情人終成眷屬，結尾云：「亦勇亦俠亦多情，吾中華民國之魂。」¹⁰⁹此周瘦鵬小說中常見的結合男女愛情和愛國勇舉的情節設計，¹¹⁰展現了男主人公和男女之情一樣豐沛的家國之愛，¹¹¹他忠於兄弟之義，又能熱血救國，英雄心腸和情有所鍾合而為一，其為愛獻身，有如為國捐軀，同出自一腔浪漫豪情，共同釀成「中華民國之魂」，象徵了近現代中國文人「俠氣」和「激情」

¹⁰⁵ 龔鵬程：《大俠：俠的精神文化史論》（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07年），頁224。

¹⁰⁶ 徐斯年：《俠的蹤迹——中國武俠小說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138-139。

¹⁰⁷ 最常被人和亞森羅蘋相提並論的武俠人物，是古龍《楚留香傳奇》中的「盜帥」楚留香，不只因為楚留香亦時常處處留情，更也因為楚留香偷盜的行事作風，如先通知被害人、專門偷盜藝術品等情節設計，令人想起羅蘋。

¹⁰⁸ 周瘦鵬：〈俠情短篇：懸崖〉，《小說俱樂部》第1期（1918年1月），頁1-12。

¹⁰⁹ 周瘦鵬：〈中華民國之魂〉，《禮拜六》第26期（1914年11月），頁15。

¹¹⁰ 請見潘少瑜：〈想像西方：論周瘦鵬的「偽翻譯」小說〉，頁13。

¹¹¹ 陳建華教授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周瘦鵬在他早年一系列的「杜撰小說」中，還有一類融合暴力美學和抒情傳統的作品，此類小說多以革命、戰爭為背景，男女主角的「為情而死」、「為國犧牲」融合在同一篇作品中，且優先次序不一定都相同，可見當時強勢的革命、愛國話語，與家庭倫理、兒女私情，在周瘦鵬的書寫中展現出了複雜的衝突，充滿了張力；而作為在報刊發表的通俗小說，其被接受和閱讀，更展現出當時大眾讀者所共有或分享的某種情感結構。請見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鵬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頁375、386。

共生的「多情」生命形態和自我想像，寄託了其「唯情」的生命理想。此「情」的產生，固然彰顯了個體覺醒的力量，¹¹²也不妨礙其對革命、建國同情共感。這一股「既英雄又兒女」的「俠情」「話語」(discourse)在晚清民初革命思潮、文人形象、文學表現中的纏繞、矛盾、共生，十分值得吾人關注，而在此文學類型的發展過程中，周瘦鵑結合「情」與「俠」的翻譯、創作，便頗有代表性。

(三) 從「為王前驅」到「為民前鋒」：非法正義與家國想像

在中國古典公案小說或俠義小說中，總不乏豪傑與任俠的身影，然兩者並不完全相符。前人論及《水滸傳》，乃至繼之而起的有清以來之俠義小說，「俠盜之辨」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¹¹³李卓吾(1527-1602)曾為《水滸傳》張目，稱其為「發憤之所作也」，¹¹⁴乃「忠義」之書，稱其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而後金聖嘆(1608-1661)反批《水滸傳》主題在「殲厥渠魁」，痛斥招安說，強調應細辨此間忠義與盜賊之分。¹¹⁵俞萬春(1794-1849)在《蕩寇志》中評論宋江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並非忠義，並在書中描繪了輔佐宋軍、天神下凡的俠義人物，其忠君保民，死而後已，「深明盜賊忠義之辨」。¹¹⁶而後晚清俠義與公案小說中，更出現了不少俠客為了意氣、淪落草莽，然其心中，但求一日能面聖受封，樂為臣僕。總之，此類小說中所彰顯的俠盜之辨相當清楚，主人公若能做到不劫殺無辜百姓，單搶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日御前獻藝，效命於清官麾下，則為俠；若終不悔改，則只能稱盜。

由此來觀照民初時期周瘦鵑翻譯勒布朗的「紳士怪盜」亞森羅蘋系列作品，頗能見得其中值得深入思考之處。如上所述，周瘦鵑一開始以「劇賊」稱呼羅蘋，而後譽為「義俠」，稱許羅蘋：「生平未嘗殺人，時且出其才智，剪除兇殘，以匡官中之不逮，而為無辜者一申冤抑，其行事往往有俠氣，所謂盜亦有道者非歟？」¹¹⁷又云：「亞森羅蘋諸案，不特為盜賊作行

¹¹² 相關研究請見 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81-92。

¹¹³ 相關研究請見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¹¹⁴ 朱一玄、劉毓忱編著：《水滸傳資料匯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171。

¹¹⁵ 曹方人、周錫山標點：《金聖嘆全集》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7。

¹¹⁶ 俞萬春：《結水滸傳》(長沙：岳麓書院，2003年)，頁1。

¹¹⁷ 周瘦鵑：〈亞森羅蘋案全集·序〉，頁1。

述，亦復注重義俠與偵探，故讀本書，即不啻於讀盜賊史外，兼讀義俠小說偵探小說二大部，觀其情文兼至，大開豁心胸。」¹¹⁸皆強調羅蘋雖為盜，但兼具智與勇及「俠義」精神，並宣傳閱讀此類作品帶給讀者的痛快之感，承繼了《史記》中歌詠俠士仗義豪勇的精神，亦體現了與前述俠義小說中的「俠盜之辨」思考軌跡相符的氣息。因羅蘋能行俠仗義、助國救民，且不怕犧牲，故稱之為俠，更展現了周瘦鵬動用傳統文學資源，本地化異國文學作品的痕跡。因此，喜歡探究神祕事件，因而捲入冒險中，以及偶而化身為偵探，一面憑直覺想像破案，一面為自己謀求好處的羅蘋，在周瘦鵬的翻譯小說中，一律被稱道為極具「俠氣」。比方說在〈車中怪客〉（“Le Mystérieux voyageur”）中，羅蘋雖協助警方破案，但偷走了同車廂典獄長夫人錢包中的財物，並說反正「因她丈夫的職業不值得敬重」，¹¹⁹周瘦鵬卻將之翻譯成「她的丈夫是一聲名狼藉的官吏」，¹²⁰藉此合理化羅蘋的偷盜行為，推崇他劫富濟貧、伸張正義的俠盜作風。在這類小說中，周瘦鵬看重的是故事主角劫掠奸逆，同情弱小，遂行非法正義，其以個人對抗強梁的英勇，讓讀者在閱讀善惡有報的故事時，能一吐現實中備受壓迫的不滿，得到心靈上的慰藉和滿足。

同時，這類小說中也混雜展現出周瘦鵬對於俠盜維持社會正道、天下澄清的理想，比方在前文已經討論過的《歐洲第一祕史·未爆彈》中，我們可以看見周瘦鵬的翻譯如何凸顯主人公以身報國、投身戰事的熱血情懷，呈現了譯者本身所處的晚清以來國勢衰頹、軍閥割據、內憂外患不斷的中國此一時代脈絡對其翻譯形成的影響，即周瘦鵬所譯羅蘋故事中的人物之所以為俠，在於他們不只對抗不公、抵抗強權，還樂於投身行伍，報效國家。然如同前人所述，當小說中的法外之徒成為能踐行法外正義的俠

¹¹⁸ 周瘦鵬：〈亞森羅蘋案全集·凡例〉，收於〔法〕勒布朗著，周瘦鵬編：《亞森羅蘋案全集》第1冊，頁1。

¹¹⁹ 英文譯本：“I must confess that I had taken from it everything that possessed any interest or value, leaving there only a shell comb, a stick of rouge Dorin for the lips, and an empty purse. But, you know, business is business. And then, really, her husband is engaged in such a dishonorable vocation!” See Maurice Leblanc, *The Exploit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p. 139. 法文原文作：“Que diable!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Et puis, vraiment, son mari exerçait un métier si peu honorable !” See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p. 106。

¹²⁰ 〔法〕勒布朗著，周瘦鵬譯：〈車中怪客〉，頁25。

客，受到讀者熱烈歡迎時，其所反映的究竟是當時天下人對於歷史、現實的一種幻想，或者更可能是一種深沉的幻滅？¹²¹當周瘦鵑詮釋的，或俠或盜的中國版羅蘋投身於國族救亡大業，其獻身維護的固然是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民族國家想像，某種程度上，其中卻又閃現著傳統俠義小說中反覆歌頌的忠義精神，可見某種對集體力量的召喚，對天下綱常、現代家國倫理的維繫慾望，在近現代中國未曾一日散去，更沾染了晚清民初以來文人歌頌英雄、俠客，以天下為己任的俠骨柔情和自我想像色彩，期許自己以筆為劍，承擔時代的苦難。此救亡啟蒙的關懷在文學中的呈現，更在民國以後的武俠小說、革命文學中屢屢可見，晚清民初以來的通俗小說、翻譯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亦折射出此一近現代中國文人的心靈圖景，無疑值得深入考掘。

六、結語

在 19、20 世紀之交的歐美文壇，偵探小說、警探小說因其饒富閱讀樂趣而備受歡迎。晚清民初的中國，偵探翻譯小說亦一度非常盛行，小說主人公推理解謎、偵破案件的歷程，引發當時文人、讀者對吏治不清的反思；其具科學知識、謹慎觀察、理性偵查的態度，也被視為新時代人物的代表，成為讀者想像新型英雄的基礎，更被視為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意義。在敘事技巧方面，偵探小說注重的是推理的過程，讀者在小說結局方能窺破事件真相，主角解謎過程精彩刺激，敘事多元化，一新讀者耳目，此更是偵探小說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中國備受歡迎的西方名偵探，當數福爾摩斯最為知名，而作為上個世紀之初與福爾摩斯齊名的文學怪傑，亞森羅蘋也早在 20 世紀初便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亞森羅蘋在原作中被設定活躍於一戰前「美好年代」的巴黎，以時髦、現代、玩世不恭的形象，穿梭在城市各個角落、階層中的「紳士怪盜」，除了偷盜珍寶，他也熱衷於善用直覺和想像力解謎，大膽涉入各式平日或戰時的冒險，奪得珍寶同時，有時還能抱得美人歸。1912 年，亞森羅蘋也來到中國，首先作為理性、科學辦案的象徵——福爾摩斯——的敵手出現，與他鬥智鬥勇；兩年後，周瘦鵑在《時報》連載他翻譯的亞森羅蘋系列故事《消失的王冠》時，將之稱為「佻傥之王」，並在譯本中著意

¹²¹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84。

描摹其豪傑形象。1925年，他主導推出《亞森羅蘋案全集》，周瘦鵬於序中則更特意強調亞森羅蘋智勇雙全，推崇其相關故事兼有偵探、俠義小說的閱讀樂趣。民初時期，周瘦鵬共翻譯了數十篇的亞森羅蘋系列故事，為當時譯者之冠，以生動文筆，打造出一個智勇雙全、多情慷慨的「俠盜」。

中國文學本有淵源流長的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傳統，從晚清直至民初，致力於書寫武俠小說者亦多；而清末以來的知識分子，更不乏以文俠自期者，他們詩文中的俠義情懷，更號召或分享了當時中國士人投身革命、救亡的激情。在民初中國救亡啟蒙的時代脈絡下，周瘦鵬翻譯羅蘋故事，突出他的智勇雙全，詮釋其不畏犧牲的「義俠」之舉，強調他解謎的聰明才智，亦呈現他戰時出生入死的英雄氣概、風流倜儻的形象，展現了周瘦鵬對亞森羅蘋故事進行了本地化的創造性理解與詮釋，富有深刻的意義。

本文分析指出，周瘦鵬翻譯亞森羅蘋故事的來源為英文譯本，多用白話，且大抵忠實，偶會刪減、潤飾情節，修改人物形象，或添加說明，以符合中國情境及閱讀習慣，使讀者易於接受。他的翻譯更引進了亞森羅蘋系列故事中的都市現代圖景刻畫、怪盜與美人的情緣，諜報鬥智、尋寶探險等內容。在周瘦鵬翻譯的亞森羅蘋故事中，我們看見了中西文學傳統的對話，也瞥見了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的互動，並在往後大量本地的偵探小說創作、言情武俠小說湧現時，窺見其帶動了中國現代文學進展的可能。

通過本文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民初數十年間，亞森羅蘋在中國的人物形象，已經歷了由「盜」而「俠」的本地化變化。本文指出，亞森羅蘋在民初中國的幾番變身，所涉及的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文本的跨境旅行，其在不同文類、不同語文的流轉間，更關涉了全球通俗文學、文化跨國流動與跨文化轉化、都市現代性等複雜議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索。而「中國的亞森羅蘋」如魯平探案、電影改編等本地作家、文化人對羅蘋故事的再創造及其意涵，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深入析論，這也是我未來將持續探索的目標。

【責任編校：林哲緯、黃佳雯】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撰，〔日〕瀧川龜太郎 Takigawa Kametaro 等註：
《史記會注考證》*Shiji huizhu kaozheng*，東京 Tokyo：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Tohou bunka gakuin tokyo kenkyujyo，1932 年。
- 〔元〕施耐庵 Shi Naian：《水滸傳》*Shuihu zhua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2 年。
- 〔清〕文康 Wen Kang：《兒女英雄傳》*Ernü yingxiong zhuan*，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95 年。
- 〔清〕汪康年 Wang Kangnian、梁啟超 Liang Qichao 編：《時務報》*Shiwu bao*，臺北 Taipei：華文書局 Huawen shuju，1967 年。
- 〔清〕郭慶藩 Guo Qingfan 撰，王孝魚 Wang Xiaoyu 點校：《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1 年。
- 王智毅 Wang Zhiyi 編：《周瘦鵑研究資料》*Zhou Shoujuan yanjiu ziliao*，天津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1993 年。
- 王德威 Wang Dewei：《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Bei yayi de xiandaixing: wanqing xiaoshuo xinlun*，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2003 年。
- 朱一玄 Zhu Yixuan、劉毓忱 Liu Yuchen 編著：《水滸傳資料匯編》*Shuihuzhuan ziliao huibian*，天津 Tianjin：百花文藝出版社 Baihua wenyi chubanshe，1984 年。
- 阿英 Aying：《晚清小說史》*Wanqing xiaoshuo sh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96 年。
- 俞萬春 Yu Wanchun：《結水滸傳》*Jie shuihu zhu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院 Yuelu shuyuan，2003 年。
- 姜維楓 Jiang Weifeng：《近現代偵探小說家程小青研究》*Jinxiandai zhentan xiaoshuo jia Cheng Xiaoqing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7 年。
- 范伯群 Fan Boqun：《中國偵探小說宗匠程小青》*Zhongguo zhentan xiaoshuo zongjiang Cheng Xiaoqing*，南京 Nanjing：南京出版社 Nanjing chubanshe，1994 年。

- 徐斯年 Xu Sinian：《俠的踪跡——中國武俠小說史論》*Xia de zongji: zhongguo wuxia xiaoshuo shilu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95 年。
- 曹方人 Cao Fangren、周錫山 Zhou Xishan 標點：《金聖嘆全集》*Jin Shengtan quanji* 第 1 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85 年。
- 郭延禮 Guo Yanli：《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Zhongguo jindai fanyi wenxue gailun*，武漢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1998 年。
- 陳平原 Chen Pingyuan：《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Zhongguo xiaoshuo xushi moshi de zhuanbian*，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2006 年。
- ：《千古文人俠客夢》*Qianggu wenren xiake meng*，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0 年。
- 陳建華 Chen Jianhua：《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Zilolan de meiying: Zhou Shoujuan yu shanghai wenxue wenhua, 1911-1949*，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2019 年。
- 盧潤祥 Lu Runxiang：《神祕的偵探世界——程小青孫了紅小說藝術談》*Shenmi de zhentan shijie: Cheng Xiaoqing Sun Liaohong xiaoshuo yishu tan*，上海 Shanghai：學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1996 年。
- 魏紹昌 Wei Shaochang、吳承惠 Wu Chenghui 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Yuanyang hudie pai yanjiu ziliao*，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1984 年。
-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大俠：俠的精神文化史論》*Daxia: xia de jingshen wenhua shilun*，臺北 Taipei：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Fengyun shidai chubangongsi，2007 年。
- 〔日〕樽本照雄 Tarumoto Teruo：《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Xinbian zengbu qingmo minchu xiaoshuo mul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2 年。
- 〔法〕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日〕三津木春影 Mitsugi Shunei 譯：《大寶窟王》*Daihaokutsu ou* 前、後編，東京 Tokyo：中興館 Chukoukan，1912、1913 年。

- [法] 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李楠 Li Nan 譯：《羅蘋大作戰》*Luopin dazuo zhan*，臺北 Taipei：好讀出版社 Haodu chubanshe，2011 年。
- [法] 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周瘦鵑 Zhou Shoujuan 編：《亞森羅蘋案全集》*Yasen Luopin an quanji* 第 1、13、23、24 冊，上海 Shanghai：大東書局 Dadong shuju，1925、1929 年。
- [法] 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林華 Lin Hua、姚定安 Yao Ding'an 譯：《亞森羅賓案全集》*Yasen Luobin an quanji*，上海 Shanghai：啟明書局 Qiming shuju，1942 年。
- [法] 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徐柳芬 Xu Liufen 譯：《羅蘋的告白》*Luopin de gaobai*，臺北 Taipei：好讀出版社 Haodu chubanshe，2011 年。
- André-François Ruaud, *Les nombreuses vies d'Arsène Lupin*, Lyon: Moutons électriques, 2005.
- Daniel Fondanèche, *Le roman policier*, Paris: Ellipses, 2000.
- Dorothée Henry, *Arsène Lupin & Cie: Les gentlemen cambrioleurs*, Turquant: L' Apart édition, 2012.
- Ed Christian, ed., *The Post-Colonial Detective*,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2001.
- Edgar Jepson and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9.
- Jacques Derouard,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malgré lui*, Paris: Séguier, 1989.
- , *Le monde d'Arsène Lupin*, Amiens: Encrag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3.
- Lee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Paris: Pierre Lafitte et C^{ie}, 1907.
- , *The Exploit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1909.
- , *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 Paris: Pierre Lafitte et C^{ie}, 1913.
- , *The Confessions of Arsène Lupin*,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New York: W. R. Caldwell & Co., 1913.

Maurice Leblanc, *L'Éclat d'obus*, Paris: Pierre Laffite et C^{ie}, 1916.

——, *The Woman of Mystery*,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New York: The Macaulay Co., 1916.

——, *The Eight Strokes of the Clock*, trans.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New York: Macaulay Co., 1922.

——, *Les Huit Coups de l'horloge*, Paris: Pierre Lafitte et C^{ie}, 1923.

Robert Bonaccorsi et Jean-Luc Buard, *Les Nombreuses vies d'Arsène Lupin*, Montélimar: Les Moutons, 2005.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期刊與專書論文

孔慧怡 Kong Huiyi:〈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1896-1916）〉

“Yi tongsu xiaoshuo wei jiaohua gongju: Fuermosi zai zhongguo (1896-1916)”, 收入孔慧怡 Kong Huiyi:《翻譯·文學·文化》*Fanyi, wenxue, wenhua*,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9 年。

——:〈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Huan yi beijing, huan yi gongdao: lun qingmo minchu yingyu zhentan xiaoshuo zhongyi”, 收入王宏志 Wang Hongzhi 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Fanyi yu chuangzuo: zhongguo jindai fanyi xiaoshuo lu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年。

石娟 Shi Juan:〈從「劇賊」、「俠盜」到「義俠」——亞森羅蘋在中國的接受〉“Cong ‘juzei,’ ‘xiadao’ dao ‘yixia’: Yasen Luopin zai zhongguo de jieshou”,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Suzhou jiaoyu xueyuan xuebao* 2014 年第 4 期。

吳正毅 Wu Zhengyi:〈從福爾摩斯到霍桑——中國現代偵探小說的本土化過程及其特徵〉“Cong Fuermosi dao Huosang: zhongguo xiandai zhentan xiaoshuo de bentuhua guocheng ji qi tezheng”,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Suzhou jiaoyu xueyuan xuebao* 2008 年第 2 期。

李志銘 Li Zhiming:〈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閑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Jiuweile, guaidao yu mingzhentan: xianhua

- zaoqi Yasen Luopin yu Fuermosi zai tawian de banben yuedu shi”，《全國新書資訊月刊》*Quanguo xinshu zixun yuekan* 第140期，2010年8月。
- 李歐梵 Li Oufan：〈福爾摩斯在中國〉“Fuermosi zai zhongguo”，《當代作家評論》*Dangdai zuojia pinglun* 2004年第2期。
- 李德超 Li Dechao、鄧靜 Deng Jing：〈近代翻譯文學史上不該遺忘的角落——鴛鴦蝴蝶派作家的翻譯活動及其影響〉“Jindai fanyi wenxueshi shang bugai yiwang de jiaoluo: yuanyang hudie pai zuojia de fanyi huodong ji qi yingxiang”，《四川外語學院學報》*Sichuan waiyu xueyuan xuebao* 第20卷第1期，2004年1月。
- 周桂笙 Zhou Guisheng：《電術奇談·第二十三回回評》*Dianshu qitan, diershisanhui huiping*，《新小說》*Xin xiaoshuo* 第2年第5號，1905年5月。
- ：〈譯書交通公會試辦簡章·序〉“Yishu jiaotong gonghui shiban jianzhang, xu”，《月月小說》*Yueyue xiaoshuo* 第1卷第1期，1906年9月。
- 周瘦鵑 Zhou Shoujuan：〈偵探小說：十萬圓〉“Zhentan xiaoshuo: shiwanyuan”，《中華小說界》*Zhonghua xiaoshuo jie* 第2卷第6期，1915年6月。
- ：〈中華民國之魂〉“Zhonghua minguo zhi hun”，《禮拜六》*Libailiu* 第26期，1914年11月。
- ：〈偵探小說：怪客〉“Zhentan xiaoshuo: guaike”，《禮拜六》*Libailiu* 第36期，1915年2月。
- ：〈俠情短篇：懸崖〉“Xiaqing duanpian: xuanyai”，《小說俱樂部》*Xiaoshuo julebu* 第1期，1918年1月。
- ：〈偵探小說：箱中箱〉“Zhentan xiaoshuo: xiangzhongxiang”，《小說新報》*Xiaoshuo xinbao* 第5卷第10期，1919年10月。
- ：〈風流俠盜〉“Fengliu xiadao”，《遊戲世界》*Youxi shijie* 第20期，1923年。
- ：〈我翻譯西方名家短篇小說的回憶〉“Wo fanyi xifang mingjia duanpian xiaoshuo de huiyi”，《雨花》*Yuhua* 1957年6月號。
- 周瘦鵑 Zhou Shoujuan 譯：〈亞森羅蘋作者之言〉“Yasen Luopin zuozhe zhi yan”，《紫蘭花片》*Zilanhuapian* 第4集，1922年9月。
- 〔法〕馬山亞蘭 Marcel Allain、蘇佛斯德 Pierre Souvestre 著，周瘦鵑 Zhou Shoujuan、張碧梧 Zhang Biwu 譯：〈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方多麥士傳〉“Falaxi diyi judao qian: Fangduomaishi zhuan”，《紫羅蘭》*Ziluolan* 第3

卷第 15-17、19-24 號、第 4 卷第 1-24 號，1928 年 10-12 月、1929 年 1-12 月、1930 年 1-6 月。

〔法〕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心一 Xinyi 譯：〈福爾摩斯之勁敵〉“Fuermosi zhi jingdi”，《小說時報》*Xiaoshuo shibao* 第 15 號，1912 年 4 月。

〔法〕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周瘦鵑 Zhou Shoujuan 譯：〈亞森羅蘋之失敗〉“Yasen Luopin zhi shibai”，《禮拜六》*Libailiu* 第 40 期，1915 年 3 月。

——：〈亞森羅蘋失敗史〉“Yasen Luopin shibai shi”，《中華小說界》*Zhonghua xiaoshuo jie* 第 2 卷第 9 期，1915 年 9 月。

——：〈網中魚之亞森羅蘋〉“Wang zhong yu zhi Yasen Luopin”，《遊戲雜誌》*Youxi zazhi* 第 13 期，1915 年。

——：〈亞森羅蘋之妻〉“Yasen Luopin zhi qi”，《遊戲雜誌》*Youxi zazhi* 第 14 期，1915 年。

——：〈賭後（下）〉“Duhou (xia)”，《紫羅蘭》*Ziluolan* 第 3 卷第 4 號，1928 年 5 月。

范伯群 Fan Boqun：〈周瘦鵑論〉“Zhou Shoujuan lun”，《中山大學學報》*Zhongshan daxue xuebao* 2010 年第 4 期。

陳建華 Chen Jianhua：〈虛無黨小說——清末特殊譯介現象〉“Xuwudang xiaoshuo: qingmo teshu yijie xianxiang”，《華東師範大學學報》*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1996 年第 4 期。

——：〈民國時期文人的婚姻、愛情與家庭觀念：以周瘦鵑與紫羅蘭為例〉“Minguo shiqi wenren de hunyin, aiqing yu jiating guannian: yi Zhou Shoujuan yu Ziluolan wei li”，《中正漢學研究》*Zhongzheng hanxue yanjiu* 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

張全之 Zhang Quanzhi：〈從虛無黨小說的譯介與創作看無政府主義對晚清小說的影響〉“Cong xuwudang xiaoshuo de yijie yu chuanguo kan wuzhengfu zhuyi dui wanqing xiaoshuo de yingxiang”，《明清小說研究》*Mingqing xiaoshuo yanjiu* 2005 年第 3 期。

張碧梧 Zhang Biwu：〈偵探小說瑣話〉“Zhentan xiaoshuo suohua”，《偵探世界（上海）》*Zhentan shijie (shanghai)* 第 15 期，1923 年 12 月。

程小青 Cheng Xiaoqing :〈引言〉“Yinyan”,《紫羅蘭》*Ziluolan* 第 1 期, 1943 年 4 月。

博玫 Bo Mei :〈《紫羅蘭》偵探小說論〉“*Ziluolan zhentan xiaoshuo lun*”,《創作評談》*Chuangzhuo pingtan* 2004 年第 10 期。

黃薇 Huang Wei :〈溝通中西偵探小說的橋樑——程小青〉“Goutong zhongxi zhentan xiaoshuo de qiaoliang: Cheng Xiaoqing”,《學海》*Xuehai* 第 2 期, 2003 年 4 月。

潘少瑜 Pan Shaoyu :〈愛情如死之堅強——試論周瘦鵑早期翻譯哀情小說的美感特質與文化內涵〉“*Aiqing ru si zhi jianqiang: shi lun Zhou Shoujuan zaoqi fanyi aiqing xiaoshuo de meigan tezhi yu wenhua neihan*”,《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第 26 卷第 2 期, 2008 年 6 月。

—— :〈想像西方：論周瘦鵑的「偽翻譯」小說〉“*Xiangxiang xifang: lun Zhou Shoujuan de 'weifanyi' xiaoshuo*”,《編譯論叢》*Bianyi luncong* 第 4 卷第 2 期, 2011 年 9 月。

鄭怡庭 Zheng Yiting :〈「歸化」還是「異化」？——*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三部清末民初譯本研究〉“‘*Guihua*’ hai shi ‘*yihua*’?: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sanbu qingmo minchu zhongyiben yanjiu”,《師大學報：語言文學類》*Shida xuebao: yuyan wenxue lei* 第 61 卷第 1 期, 2016 年 3 月。

蔡祝青 Cai Zhuqing :〈接受與轉化：試論偵探小說在清末民初（1896-1916）中國的譯介與創作〉“*Jieshou yu zhuanhua: shi lun zhentan xiaoshuo zai qingmo minchu (1896-1916) zhongguo de yijie yu chuanguo*”, 收入彭小妍 Peng Xiaoyan 編：《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Kuawenhua liudong de diaogui: wanqing dao minguo*, 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2016 年。

〔德〕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 鍾欣志 Zhong Xinzhi 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二）〉“*Zhongguo de 'shui' yu 'xing': buduideng de gainianhua yu yingfu shouduan zhi yanjiu (2)*”, 《東亞觀念史集刊》*Dongya guannianshi jikan* 第 2 期, 2012 年 6 月。

Charles Henry Meltzer, “Arsène Lupin at Home,” in *Cosmopolitan* 54.6, 1913.

David Drake, “Crime Fiction at the Time of the Exhibition: the Case of Sherlock Holmes and Arsène Lupin,” *Synergies Royaume—Uni et Irlande* 2, 2009.

Denise Merkle, “The Lutetian Society,” *TTR* 16.2, 2003.

學位論文

潘少瑜 Pan Shaoyu :《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Qingmo minchu fanyi yanqing xiaoshuo yanjiu: yi Lin Shu yu Zhou Shoujuan wei zhongxin*,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 2008 年。

賴奕倫 Lai Yilun :《程小青偵探小說中的上海文化圖景》*Cheng Xiaoqing zhentan xiaoshuo zhong de shanghai wenhua tujing*, 臺北 Taipei: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zhengzhi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2006 年。

Chen Jianhua, *A Myth of Violet: Zhou Shoujuan and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Shanghai, 1911-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報紙文章

陳建華 Chen Jianhua :〈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態——周瘦鵑在 1919〉“Haipai wenhua de richang shengtai: Zhou Shoujuan zai 1919”, 《文匯報·文匯學人》*Wenhui bao, wenhui xueren*, 2019 年 2 月 15 日。

〔法〕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著，周瘦鵑 Zhou Shoujuan 譯：〈祛篋之王〉“Quqie zhi wang”, 《時報》*Shibao*, 1914 年 2 月 4、7、23 日、3 月 2、18、25 日、4 月 18 日、6 月 6 日。

François Busnel et Philippe Delaroche, Jacques Derouard, “Comment est né le vrai, l’unique Arsène Lupin,” *L’express*, January 9, 2004.

Maurice Leblanc, “Maurice Leblanc nous parle d’Arsène Lupin,” *Gazette de Bayonne, de Biarritz et du Pays basque*, October 13, 1932.

——, “Qui est Arsène Lupin ?” *Le Petit Var*, November 11, 1933.

網站資料

賴慈芸 Lai Ciyun :〈亦兒女，亦英雄的亞森羅蘋〉“Yi ernü, yi yingxiong de Yasen Luopin”, 參見：http://tysharon.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2.html, 瀏覽日期：2019 年 2 月 20 日。

附表：周瘦鵑翻譯亞森羅蘋故事對照表¹²²

譯者	篇名	周譯 出版年	Maurice Leblanc 原作篇名與 出版年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英譯篇名	今中譯篇名 (以下皆為臺中： 好讀版譯本名)
瘦鵑	〈亞森羅蘋之 勁敵〉	1914	<i>The Radium Robbers: Maurice Leblanc's Arsène Lupin pastiche</i> by Edith MacVane, 1914.		
瘦鵑	〈肢篋之王〉	1914	Edgar Jepson and Maurice Leblanc, <i>Arsène Lupin</i> ,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09.		
屏周、 瘦鵑合譯	〈網中魚之亞 森羅蘋〉	1915	“Arsène Lupin en prison” (1905)	“Arsène Lupin in Prison”	〈獄中的亞森·羅蘋〉 (蘇瑩文譯《怪盜亞 森·羅蘋》，2010)
屏周、 瘦鵑合譯	〈亞森羅蘋之 失敗〉	1915	“L'Arrestation d'Arsène Lupin” (1905)	“The Arrest of Arsène Lupin”	〈亞森·羅蘋就捕〉 (蘇瑩文譯《怪盜亞 森·羅蘋》，2010)
瘦鵑	〈亞森羅蘋之 妻〉	1915	“Le Mariage d'Arsène Lupin” (1912)	“Lupin's marriage”	〈亞森·羅蘋的婚禮〉 (徐柳芳譯：《羅蘋的 告白》，2011)
屏周、 瘦鵑合譯	〈偵探家之亞 森羅蘋〉	1915	“La Perle noire” (1906)	“The Black Pearl”	〈黑珍珠〉(蘇瑩文 譯：《怪盜亞森·羅 蘋》，2010)
屏周、 瘦鵑合譯	〈哲學之禍〉	1915	待查找		
屏周、 瘦鵑合譯	〈亞森羅蘋失 敗史〉	1915	“Le Coffre-fort de madame Imbert” (1906)	“Madame Imbert's Safe”	〈安培爾夫人的保險 櫃〉(蘇瑩文譯：《怪 盜亞森·羅蘋》，2010)
屏周、 瘦鵑合譯	〈天外飛鴻記 (附圖)〉	1919	“L'Évasion d'Arsène Lupin” (1906)	“The Escape of Arsène Lupin”	〈亞森·羅蘋越獄〉 (蘇瑩文譯：《怪盜亞 森·羅蘋》，2010)
周瘦鵑	《歐洲第一祕 史》	1921- 1923	<i>L'Éclat d'obus</i> (1915)	<i>The Woman of Mystery</i>	《羅蘋大作戰》(李楠 譯，2011)
周瘦鵑	〈亞森羅蘋作 者之言〉	1922	英文訪問，無法 文版	“Arsène Lupin at Home”	無中譯
周瘦鵑、 張碧梧	以下數篇連載 於《紫羅蘭》	1925	<i>L'Agence Barnett et Cie</i> (1928)	<i>Arsène Lupin Intervenes</i>	《名偵探羅蘋》(蘇瑩 文、吳欣怡譯，2012)
周瘦鵑、 張碧梧	〈珍珠項圈〉	1928	“Les gouttes qui tombent”	“Drops that trickle away”	〈滴落的水珠〉

¹²² 感謝助理鄧觀傑同學協助製表。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賭后(上)、(下)〉	1928	“La Partie de baccara”	“A Game of Baccarat”	〈百家樂賭局〉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金齒人〉	1928	“L’Homme aux dents d’or”	“The Man with the Gold Teeth”	〈金牙男子〉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車中怪手(上)、(下)〉	1928	“Béchoux arrête Jim Barnett”	“Arresting Arsène Lupin”	〈逮捕吉姆·巴內特〉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古塔奇案〉	1928	“Le hasard fait des miracles”	“The Fatal Miracle”	〈巧合出奇蹟〉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化身人(上)、(下)〉	1928	“Gants blancs... guêtres blanches...”	“Double entry”	〈白手套與白鞋套〉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斷橋〉	1928	原書無法文版	“The Bridge that Broke”	〈斷橋疑案〉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十二個黑小子〉	1928	“Les Douze Africaines de Béchoux”	“Twelve little Nigger Boys”	〈貝舒的十二張非洲礦業股票〉
周瘦鵬、張碧梧	〈亞森羅蘋最新奇案：英王的情書〉	1928	“La Lettre d’amour du roi George”	“The Royal Love Letter”	〈英王喬治的情書〉
周瘦鵬	《猶太燈》	1925	<i>Arsène Lupin contre Herlock Sholmès</i>	<i>Arsène Lupin vs. Herlock Sholmes/ Arsène Lupin versus Holmlock Shears</i>	《怪盜與名偵探》(宦征宇譯, 2010)
孫了紅、周瘦鵬、沈禹鍾	《亞森羅蘋案全集》(大東出版)短篇	1925	<i>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i>	<i>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Arsène Lupin/ The Confessions of Arsène Lupin</i>	《怪盜紳士亞森·羅蘋》/《亞森羅蘋的告白》
周瘦鵬	〈鐵箱〉		“Le Coffre-fort de madame Imbert”	“Madame Imbert’s Safe”	〈安培爾夫人的保險櫃〉(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鵬	〈亞森羅蘋就禽記〉		“L’Arrestation d’Arsène Lupin”	“The Arrest of Arsène Lupin”	〈亞森·羅蘋就捕〉(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亞森羅蘋繫獄記〉		“Arsène Lupin en prison”	“Arsène Lupin in Prison”	〈獄中的亞森·羅蘋〉(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亞森羅蘋兔脫記〉		“L’Évasion d’Arsène Lupin”	“The Escape of Arsène Lupin”	〈亞森·羅蘋越獄〉(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王后項圈〉		“Le Collier de la reine”	“The Queen’s Necklace”	〈皇后的項鍊〉(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劫婚〉		“Le Mariage d’Arsène Lupin”	“Lupin’s marriage”	〈亞森·羅蘋的婚禮〉(徐柳芳譯:《羅蘋的告白》, 2011)
周瘦鵑	〈七心紙牌〉		“Le Sept de cœur”	“The Seven of Hearts”	〈紅心七〉(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黑珠〉		“La Perle noire”	“The Black Pearl”	〈黑珍珠〉(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草人記〉		“Le Fétu de paille”	“The invisible prisoner”	〈麥稈〉(徐柳芳譯:《羅蘋的告白》, 2011)
周瘦鵑	〈勁敵〉		“Le Piège infernal”	“The infernal trap”	〈地獄陷阱〉(徐柳芳譯:《羅蘋的告白》, 2011)
周瘦鵑	〈神秘之畫〉		“Le Signe de l’ombre”	“The sign of the shadow”	〈影子標記〉(徐柳芳譯:《羅蘋的告白》, 2011)
周瘦鵑	〈隧道〉		“Herlock Sholmes Arrive Trop Tard”	“Sherlock Holmes Arrives Too Late”	〈遲來的福爾摩斯〉(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箱中女屍〉		“Les Jeux du soleil”	“Two hundred thousand Francs reward!”	〈閃光之謎〉(徐柳芳譯:《羅蘋的告白》, 2011)
周瘦鵑	〈車中怪客〉		“Le Mystérieux voyageur”	“The Mysterious Traveller”	〈神秘旅人〉(蘇瑩文譯:《怪盜亞森·羅蘋》, 2010)
周瘦鵑	《亞森羅蘋案全集·古城祕密》	1925	813	813	《813之謎》(高杰譯, 2010)
周瘦鵑	《亞森羅蘋案全集·鐘鳴八下》	1925	Les Huit Coups de l’horloge	The Eight Strokes of The Clock	《八大奇案》(宦征宇譯, 2010)

	〈塔頂〉		“Au sommet de la tour”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塔樓頂上〉
	〈水瓶〉		“La Carafe d'eau”	“The Water Bottle”	〈玻璃水瓶〉
	〈情海血波〉		“Thérèse et Germaine”	“Thérèse and Germaine”	〈泰蕾絲和吉曼〉
	〈影中人〉		“Le Film révélateur”	“The Tell-Tale Film”	〈電影的啟示〉
	〈伊盎路易事件〉		“Le Cas de Jean-Louis”	“The Case of Jean Louis”	〈讓·路易案〉
	〈挾斧婦人〉		“La Dame à la hache”	“The Lady with the Hatchet”	〈斧頭夫人〉
	〈雪中足印〉		“Des pas sur la neige”	“Footprints in the Snow”	〈雪痕〉
	〈瑪瑙鉤〉		“Au Dieu Mercure”	“At the Sign of Mercury”	〈墨丘利〉

